

杯中紅酒

家庭偵探小說



家庭債
探小說

杯

中

紅

酒

奉天信源印書館印行

家庭偵探小說 杯中紅酒目錄

杯中紅酒……………一……………十五

奩具中的毒針……………十六……………二八

一封匿名信……………二九……………四二

亂離中的衣箱……………四三……………五三

自討苦吃……………五四……………六六

無名火……………六七……………七八

一張會單……………七九……………八五

鑲鑽別針……………八六……………九二

家庭偵探小說

杯中紅酒

張碧梧著

宋悟奇分付用人把來客柳棟臣領到會客室中，隨即命用人退去，並把室門推上，一壁招呼柳棟臣坐下，一壁細瞧他的狀況，見他年紀尚輕，約有三十歲光景，中等身材，臉色微黑，並生滿了無數的紅癍，鼻頭的顏色，紅而發亮，上面架著一副白色圓形的眼鏡，玻璃很厚，想他必定很深的近視眼，身上穿的衣服，都是綢緞，但沾著許多油漬和污痕。於此可見他必非清淨高雅的人了，悟奇正要和他寒暄，問他的來意，他已放出重濁的聲音，先說道：「素先生，不瞞你說，我到你這裏來，並不是我自己的意思，實是奉了家母之命，想請你替伊調查一樁事件，接著望了悟奇一眼，並微微笑了一笑，又道，家母是難得出門的人，卻居然曉得你是一位偵探家，這樁事發生之後，便指名要請你偵查，說是別人定沒這本領，又再三的催我來會你，可見你的大名，果然是喧傳遠近，人人皆知了，悟奇略為謙遜了幾句，便問他發生的是什麼事，悟奇講這話的當兒，棟臣從衣袋中，掏出一隻已做舊的皮煙盒，取出一支捲煙，又把煙盒放還袋裏，眼光在對面的桌上亂轉，悟奇瞧得清楚，曉得他是尋自來火，便忙站起身，走到那旁的茶几前，拏了一盒自來火，轉身遞給他，重復坐下，他當即把捲煙點上，用力吸了幾口，吐出一陣陣很濃厚的烟，這煙很開喉的，你可是而我發生的是甚麼事，悟奇點頭道是棟臣道，說來也很離奇，原來我母親幾乎被人害死，幸虧伊雖有了五十多歲，神智卻毫不懵懂，居然當場看破，否則當夜必死，此刻早已收殮舒齊了，然而那天夜裏，也難過了一夜，直到今天尚

未能完全復原呢，悟奇道，這是前幾天的事呢，棟臣道，是前天晚飯時候，悟奇道，今天是十七日，那自然是十五日的晚飯時候了，棟臣點了點頭，又不住的吸煙，悟奇又鄭重說道，既承你們相信我，託我偵查這樁事件，便要請你把當時的情形，講得我聽，棟臣道，這箇自然他說了這一句，卻並不接著往下說，又吸了幾口煙，方始仍很閒暇的說道，請你仔細聽著罷，我母親向來喜歡喝酒，每天中晚兩頓喫飯時，都得用伊特備的小酒壺，燻上半壺酒，我們吃飯，伊便自斟自飲，把酒喝完，方纔吃飯，這是伊的習慣，幾十年來，都是如此，前天晚上，吃晚飯時，伊自然照例行事，親自擎出小酒壺，從酒瓶中倒出半壺酒，用開水燻上，等燻熱了，再從壺裏倒到杯中，剛喝了一杯，倒出第二杯時，忽見酒的顏色有了變動，稍爲泛些紅色，並且渾濁得很，不像往常那樣清淨，不免有些奇怪，便呷了一些嘗嘗，又覺得酒味微辣，心知有異，不敢再喝，便喚人擎了一隻盃來，把壺裏的酒，一齊倒出來，這真是怪事，酒倒到盃裏後，顏色也是泛紅，並有些黑褐色的顆粒，沈澱在下面，……我說到這裏，我要交代明白，前天吃晚飯時，我並不在家，我吃過中飯後，便出來了，直到夜裏十二點多鐘，方纔回去，隨即便到我的房裏睡覺，昨天早起，我母親纔把這回事告訴我，但祇說了箇大概，後來因爲要命我來會你，託你偵查這回事，曉得你定要細細的查問，這纔又從頭到尾，告訴我一遍，其實據我的意思，這事雖覺離奇，但也值不得大動干戈，特地來請你偵查，至多自家查查便了，所以昨天午後，我母親命我來請你，我便這樣對伊說，但伊不肯相信，還說這是性命交關的事，假如當時不留心，把那半壺酒都喝了下去，恐怕不消到天亮時分，便要送命了，因此定要命我來，我推說

我還有事，不得分身，明日再說罷，到了今天早上，伊又命我前來，我不便一再違拗母命，祇得趕來奉託了，……我是心直口快的人，實在這幾句話不應該告訴你，你聽了不要怪我來意不誠麼，其實我母親要請你偵查的心，非常虔誠，本來查的是伊的事，祇要伊是誠心便是了，你覺得這話不錯罷，說到這裏，並笑了一笑，又吸了幾口煙，把煙頭擲去，悟奇也不知他計較，祇問他道，那黑褐色的顆粒，可認得出是甚麼嗎，棟臣道，我母親固然不認識，我也不認識，昨天曾掣給旁人去瞧，也沒一人辨認得出，不過定是毒物，這一層我母親和我都敢斷定的，因為我母親雖祇喝了那一杯，但晚飯後不多一會，便覺心中難受，好似火燒一般，口中非常乾渴，每晚臨睡時，伊房裏本泡好一壺茶，預備夜裏要喝，其實十夜當中，難得有一夜會起來喝茶，但前天夜裏，竟把那壺茶喝得乾乾淨淨，昨天又吃了不少水果，今天還覺得口中不很滋潤，可見那顆粒的毒力，一定很強烈的了，悟奇道，那一盃酒，現在還留著麼，棟臣道，本是留著的，昨天傍晚，方纔倒去，悟奇搖搖頭道，爲甚麼倒去呢，既預備託我偵查，便該留給我瞧，這是主要的憑證啊，棟臣不響，悟奇道，那顆粒約有多麼大小，質地軟的還是硬的，棟臣道，大小很不一律，頂大的，有如菜豆，昨早我母親取給我瞧，我曾取了一粒，用手指攪捏，很是堅硬，竟捏不碎，悟奇道，昨早你瞧盃裏的酒，顏色仍是微紅麼，棟臣道，我瞧不能算是微紅了，那紅色已很爲顯明了，悟奇暗想道，大約因爲那顆粒浸在酒裏，已過了一夜，所以酒色更紅了，這樣看來，棟臣的母親，在倒出第一杯酒時，那顆粒必是剛纔浸到酒裏，所以酒色當無變動，等伊緩緩地把第一杯酒喝完，再倒第二杯時，因爲已浸了一會，但工夫還不很大，所以酒色

祇略爲泛紅，這是很淺明的理解啊，想罷又問道，前晚吃晚飯時，你雖不在家，還有誰人和你母親同桌吃飯的，你可曉得麼，棟臣道，我都曉得，我母親已詳細的告訴我，預備你向我查問了，我家中本沒多人，祇有我母親和我夫婦二人，前天是我妻子的姐姐過生日，伊一早便去拜壽，本說當晚便回，但我夜裏回到家，並不見伊，娘姨便對我說，晚飯時，伊姐姐家會派人來招呼，說伊姐姐定要留伊住一夜，今晚不回来了，娘姨又對我說，王家的大小姐秀貞不會回去，住在這裏，這王秀貞是我的表姪女，伊是前天午後到我家來的，據我母親說，前晚吃晚飯時，祇有我母親和秀貞二人，這娘姨也不在旁，因爲我母親把酒燻好，放在飯桌上時，娘姨尚在廚房裏燒小菜，悟奇聽他說這幾句話時，非常注意，等地說完，接著問道，你母親把酒壺放在飯桌上後，直到伊從壺中倒酒出來喝時，可曾走開去過不會，棟臣忽的微微點頭，含笑答道，那半壺酒，本是我母親從伊臥室的套房裏拿到客室中，放在飯桌上的，放下之後，因爲套房裏一隻煤油爐上面，還燎著一樣日間吃膳的小菜，便又回到房裏，等菜已燉熱，倒到盃裏，吹熄了煤油爐，把菜盃端出去，剛巧娘姨燒的小菜，也從廚房裏端了來，伊和秀貞二人，便對面坐下喝酒了，悟奇道，秀貞也會喝麼，棟臣道，不會，我母親曉得伊也喜歡喝酒，會倒給伊一杯，但伊不肯喝，說是這兩天來，正鬧火氣。嘆嘆並有些疼痛，我母親自然不勉強伊，便把伊的一杯酒，仍倒到盃裏，叫伊先吃飯，一面仍照例的自斟自飲了，悟奇聽到這裏，低頭沈吟了一下，棟臣笑嘻嘻的道，大概情形不過如此，你聽了有甚麼感想，可猜得出那顆粒的來處，誰是最有嫌疑的人麼，悟奇不答，卻又問道，你家和王秀貞家，是甚麼表親，棟臣道，說得親

熱些，彼此是表親，實在這門親已很遠，祇因平時常有來往，便親熱起來了。悟奇道：秀貞常到你家來麼？棟臣道：是的，伊和我的內人，很合得攏來，所以常來談談，不過近來伊有了別的好去處，足跡已減少許多了，悟奇道：先前伊到你家來時，可常常在你家過宿麼？棟臣道：過宿卻是難得的事，悟奇道：這就奇了，前天你夫人既不在家，伊怎會個個住在你家呢？棟臣道：是呀，前夜那娘姨告訴我，伊住在我家時，我也有些希奇，娘姨又說：秀貞在晚飯前，曾對我母親說，因為不會見我的內人，不曉得我內人第二天就要回來，伊便要在我家住一夜，等我內人，悟奇道：那末伊自必和你夫人見面之後，方纔走的了，棟臣道：不會，我內人是昨天午後回來的，伊昨早起身後，見我母親睡在牀上，懷心中難受，便說聽見了，心中也覺得難受，不耐煩再等我內人，便告辭去了，臨行時，曾說今天再來瞧瞧我母親，但我方纔從家裏出來時，還未見伊來呢，棟臣講話時，又取出了一支捲煙，劃火點上，神情比較剛來時，分明激發了許多。悟奇又問道：你母親燉上了酒，放在飯桌上，後又回到套房裏去時，秀貞是在那裏，棟臣道：伊正獨自坐在飯桌前，笑了一笑，又道：你這樣盤問秀貞，可是有些疑心伊不是好人麼？悟奇鄭重說道，這也不然，不過那時候伊既是獨自坐在飯桌前，伊儘有把那毒物放到酒盞裏的機會，這一層未免可疑，祇是伊和你家既是親戚，平常又來往得很親熱，爲甚麼要下這毒手，而且伊是一箇婦道人家，也未必有這勇氣罷，棟臣又笑著道：你不曉得伊平日的爲人，難怪你這等說法。其實伊決不是尋常的婦女，普通的男子，恐怕還及不上伊呢，說到這裏，眼光直射在悟奇的臉上，捲煙夾在手指間，並不送到嘴裏，好似很盼望悟奇向他問箇究竟，他要急於

回答的神情，悟奇聽他這話，覺得必有隱情，便問道，伊的爲人是怎樣呢，棟臣很起勁的道，伊今年已有十九歲，祇因伊的父母擇婿很苛，到如今還未字人，可是伊的情慾，伊已按捺不住，自從去年起，便在外面做出不端的事來，起初原沒人曉得，但久而久之，便傳揚開去，現在大約除掉伊的父母而外，幾乎無人不知了，我們也曾幾次三番勸戒伊，無如伊不肯聽從，我們又不敢去告訴伊的父母，恐怕鬧出人命案來，祇得抱著事不干己，不去過問的宗旨了，再則伊因爲做不端的事，用錢自然糜費得多，不敢常向伊父母去討，便向四下裏亂借，在這一年當中，伊向我母親和內人借貸，大約已有好多次，伊們看在親戚的情分上，自然不便完全拒却，便酌量的借些給伊，近來伊越過越下流了，竟私下裏把伊母親的首飾偷出來，變錢花用，這是伊親口對我內人說的，原來在上月底，伊來到我家向我內人商量，說伊曾偷了伊母親的一副金鐲，當了一百幾十圓，早已用罄乾淨，如今因爲伊母親在本月二十日外，須到一家親戚家去吃喜酒。定要戴這副金鐲，那時候萬一被伊的母親識破，曉得被伊當去用了，這一怒必非同小可，伊的性命，恐怕難保，因此想向我內人借一百幾十圓，把這金鐲贖出，仍悄悄的放還原處，遮掩過去，至於借我內人的這筆錢，伊再另想他法，儘一箇月內，如數歸還，親戚們騰挪一二百圓，本不算一件事，但一則因伊自甘墮落，浪費金錢，二則我內人既不當家，那來這許多現錢，當時便回答伊實難殺命，並叫伊當面和我母親去商量，或者能箇如願，但伊自知這不是有面子的事，被老年人曉得了，更要恥笑，一定不肯當面去說，卻叫我內人替伊去說，我內人不肯答應，後來伊又坐了不多一會，便告辭去了，從那天起，酒到前天午前，並未來過，我內人嘗

和我說起這事，並很替伊耽心事，眼看著一天天過去，二十外就在目前，伊怎樣彌縫過去呢，誰知伊的眼光，仍落在在家，不肯當面去和我母親說，竟用這種陰毒的手段，想毒死我母親，再連夜竊取我母親的財物，人心真是不可測啊，說到這裏，又緊緊皺起眉頭，搖了兩搖頭，露出十分嘆惜的模樣。悟奇忙問道，你以為伊是下那毒物的人麼？棟臣道，老實說，我實在有些疑心伊，我母親也是這樣說，因為伊已好久不來，剛巧前天午後來了，我內人雖不在家，伊卻自己要在我家過宿，我母親回到套房去時，又祇有伊一人坐在飯桌前，再則伊本來喝酒的，前既為何偏偏不喝呢，若說真是鬧火氣，喉嚨痛，那末也沒有正經事，何必又趕到我家來，再住一宿呢，再有一層，伊本說住過一夜，好等我內人回來談談，怎麼到了昨天早上，忽的又不等了？呢，這顯見是因為奸謀未售，怕露出馬腳來，所以連忙避了開去，總而言之，伊平日的行為，若真是端正，既沒有那種醜賤的行為，又沒有借錢贖金錫的那回事，我們決不會疑心到伊，至多認做是適逢其巧，天下的巧事，本多很多啊，但既有那種種的前因，無論是誰，怕總要疑心伊決非好人啊。宋先生，你以為如何呢，悟奇微飛道，聽你這一番話，很像偵探家推斷案情，伊的口吻，你們既已認定是伊，還來請我做甚呢？棟臣道，因為沒有確實的證據，不能使伊信服。伊甚致還反咬我們一口，怪我們破壞伊的名譽，那時候我們到開口不出了，因此我母親定要命我來拜託你偵查一下子，查出箇真憑實據，使得伊無可狡賴就是了，悟奇沈吟了一下道，往常是由你母親主持家政麼？棟臣道，是的，悟奇道，秀貞既常常向你家借錢，伊自必曉得你家是富戶了，棟臣接著道，那裏能稱做富戶，不過人口簡單，還可敷衍過去罷了，想我父親

生時。每年掙的錢，原不很多，都虧了我母親萬分節儉，自己一箇錢也不肯用，纔能有些積蓄，伊雖祇生了我一箇兒子，卻絕不溺愛，每月限定幾塊錢，給我當作零用，這好幾年以來，都是如此，向伊多要幾圓，伊都是不肯，有時候，我沒有錢使用，心裏很覺得恨恨，但仔細一想，伊實在是愛子情深，要替兒子多聚積些，並無別的心思，所以我非但不敢恨伊，並且非常感激伊了，悟奇聽了，點了點頭，又道，你雖說秀貞是下毒之人，但我處於偵探家的地位，既無實據，便不能亂下斷語，我想和你同到府上去走一遭，看看房屋的形勢，也許再有甚麼話當面問問令堂，棟臣道，這箇似乎不必罷，所有的情形，我都已告訴過你，你若再有甚麼話，儘管問我好了，至於房屋的形勢，我以為沒有查看的必要，因為這並不是盜案或暗殺案，難道亦以為下毒的人，是越屋進來的麼。悟奇道，不是這般說，我們做偵探的人，重在實地查看，不能祇憑口說的。棟臣見他神氣堅決，未便一再阻攔，便點頭道好，二人當即起身，往棟臣家去了，棟臣領著悟奇，一直走進正屋，棟臣的母親，正坐在客堂中的沙發上，他妻子也正坐在旁邊，他便向悟奇介紹了，悟奇見他妻子是箇樸實的婦人，他母親也是箇上等婦人的模樣，精神似很疲憊，當下悟奇並不再問甚麼，祇任意臨這房屋，見是一排五開間，正中的一間，便是這客堂，據棟臣說，上首的兩間是他母親居住，下首兩間，便是他夫妻兩的臥房，悟奇便叫棟臣領到他母親房裏去查看，棟臣便在前領路，悟奇跟在後面，棟臣的母親也跟著進來，悟奇定睛瞧時，見外間是臥室，放著織牀衣櫥桌椅等物，再非進去，便是棟臣所說的套房了，裏面放著許多器具，卻是隨便放的，並無秩序，在房門斜對面的牆壁前，有一張三隻抽屜的長桌，桌上放了

一座煤油爐，再有好些零物，悟奇見棟臣的母親正站在旁邊，便問伊道，前晚吃飯時，你不是曾在煤油爐上燉小菜的麼，大約便是這座煤油爐罷，伊點頭道是，悟奇道，你每天用的酒壺呢，可取給我瞧瞧，伊忙走到長桌前，拉開當中的一隻抽屜，取出一隻錫製的小酒壺，遞給悟奇，悟奇接了過來，先揭開壺蓋，把壺口湊近鼻頭，嗅了幾嗅，並不覺得有甚麼異味，祇是酒氣刺鼻罷了，再把壺倒轉來，壺口向下，希望當中或有餘騰的那顆粒，但竟一無所有，連酒也沒有，一滴，便對伊道，從這壺裏倒出的酒，和酒裏的顆粒，你們不該棄去，倘能留給我一瞧，對於偵查進行上，定可便利許多，伊一聽這話，便掉頭對棟臣道，如何、你聽見麼，我原說留著，你却定要棄去，還說這是不祥之物，留之何用，又恨恨的道，我的事，總是壞在你的手裏，如今倘因此竟不能破案，不又是壞在你手裏麼，悟奇聽伊這樣說，便望了望棟臣，見他低頭不響，却跛了開去，臉朝房門外站著。悟奇又對伊道，原來是他叫你棄去的，既已棄去，你也不必怪他了，這酒壺往常都是放在這隻抽屜裏麼，伊道，正是，幾年以來，都是這樣，而且每次喝完酒之後，都是我親手收到這抽屜裏，要用時，也是親手取出，向來不許人亂動的，悟奇道，既然如此，前晚你取取出，可曾覺察這酒壺或抽屜有甚麼異狀麼，伊凝了凝神道，似乎沒有，不過當時未曾留心，縱然有時，怕也不會覺察，我切記得取出這壺後，隨即蹲在地上，從這桌底下，掣出酒瓶，倒了半壺，再把壺放在桌上，那時候，煤油爐上，正燉了一壺開水，便取下水壺，倒出些開水，把酒燉上，又把一隻小菜鍋放到爐上，我便掣著酒壺，到客堂裏，再把壺放在飯桌上後，又回到房裏來，照料菜鍋，約摸過了五分鐘，菜已燉熱，便把菜鍋也掣到客堂裏

，接著便坐下去喝酒，接著便瞧出酒色發紅，酒中浸著許多顆粒了，待我把酒瓶擊給你瞧，說若便彎身去擊，悟奇却攔住伊道，這可不必，那顆粒決非放在酒瓶裏的，因為若果是如此，那顆粒是往下沈的，便該沈到瓶底，你祇倒出了半壺酒，決不會連那顆粒一齊倒到壺裏，再則那顆粒既是浸在瓶裏，酒色便該早已發紅，你從壺裏倒出第一杯酒時，不會祇微泛紅色了，伊聽他這話很是有理，便也不再擊，悟奇把酒壺放在長桌上，再朝四下裏瞧看，可是這間套房，祇是兩扇窗戶，又祇有當中一方，鑲著玻璃，四周都用紙糊的，所以外面的光線不能充分的射進來，房裏不很明亮，向四下瞧出去，都瞧不清楚，又見房裏並未裝電燈，便叫伊取盞燈進來，伊當即命棟臣去取，棟臣答應著走出去，不多一會，却由一箇娘姨送進一盞煤油燈來，悟奇接到手裏，向四下裏照著查看，伊不明白他查看甚麼，便定睛瞧著，過了一會工夫，見悟奇站在那邊的牆壁前，把燈湊近牆壁，照了好一會，又蹲下身去，在地板上照著，不由得暗暗稱奇，便也走上前去瞧看，原來悟奇先照看了一會，並不見有甚麼異點，等照到這房門左面的壁角時，忽發現一箇破綻，這壁角裏，本放著一張老式的衣櫃，櫃的後背，是緊靠著和房門一連的牆壁，但櫃的橫面，離開那一邊的牆壁，却有一尺多寬的空處，牆壁原是白粉的，這一段大約因為有衣櫃遮著，不常拂拭的原故，白粉的面面上，已積著薄薄的一層黑灰，可是在離地約有四尺的地方，所積的黑灰，似乎沒有旁邊的均勻，一塊有，一塊無，好似被人隨意的擦了一下，祇是有誰會擠到這來繞中。擦到這牆壁上呢，悟奇因為解釋不出這箇問題，便覺得十分希奇，隨即再蹲身下去，瞧這來縫中的地板，見上面也積著許多灰塵，但已凌亂不平，再仔細一瞧

，分明是些脚印，不過都是踏了又踏，沒有一箇完全的，這樣看來，顯見曾有人擠在這夾縫中的了，並且這脚印的上面，並未再積有灰塵，這又可見那人擠進來時，距今必尚不久，祇是他爲著甚麼，擠到這當中的呢，這當兒，棟臣又走到房裏，先朝悟奇瞪了一眼，再笑着問道，宋先生，你在那兒查看甚麼，壁角落裏，未必會藏著甚麼證據罷，悟奇站起來，並掉轉身，把手中的煤油燈放在桌上，並不回答，祇很注意的望了他一望，却向他母親問道，你那親戚王秀貞，身材的高矮，比較你嫂婦怎樣，伊道，大概差仿不多，悟奇道，那末從頭到腳，總在四尺光景了，伊點頭道是，悟奇又道，伊年紀尚輕，想必是天足罷，伊道，不是天足，祇好稱做半大脚，因爲伊的父母都是古板人，在伊六七歲的時候，外面本已主張天足，但伊的父母仍依著舊法，替伊纏足，後來因見天足盛行，小脚要引起旁人的訕笑，這纔又替伊解放了，無如已纏了幾年，再也不能回復原狀，如今便成爲不大不小的脚了，悟奇聽伊說時，連連點頭，等伊說完了，再朗聲說道，從這兩層上看來，你們以爲把那顆粒放入酒壺中的人，是王秀貞，實在是錯誤了，棟臣的母親尚未及開口，棟臣露出很驚異的神情，忙問道，你何以見得呢，你會對我說過，凡是偵探家查案，在未得真憑實據之前，都不肯下一斷語，如今你既斷定這事不是秀貞幹的，請問你有甚麼真憑實據呢，悟奇不慌不忙，重行拿起煤油燈，走到那櫃與牆的夾縫前，並招呼他你母子二人也走過來，先指著牆上那一塊黑灰已被擦去的所在，說道，你瞧這一塊牆上，怎會偏偏沒有黑灰，顯見是被擦去的，可是這裏並非通行的要道，誰會擠到這夾縫中來呢，那末這上面的黑灰被擦去，自然不是偶然的，我以爲必曾有人心想做甚歹事，特地藏身在這夾縫

中的，因為這夾縫很狹窄，擠進身時，他的肩頭，無意碰到牆上，於是牆上所積的黑灰，便被擦去了，而且瞧這所在離開地面，約有四尺，更可推想到那人的身體，必不祇四尺高。因為碰著牆的，是他的肩頭，再加上頸項和頭部，這人定高五尺左右。……棟臣搶著道，這話似覺武斷了罷，你何以見得碰著牆的，是他的肩頭呢，不能是他的頭麼，悟奇微笑道。你不明白這道理麼，人們的身體上，比較最闊的部分，自然是肩部，那末這夾縫既不能寬裕的容納他的身體，當然是他的肩部先和牆壁相碰了，頭是生在兩肩的中央，那有肩頭不碰到牆上，頭部反會碰著的道理呢，棟臣的母親道，這話不錯，又喝止棟臣道，不許你多話，且聽宋先生說下去，但棟臣仍道，你說這話的意思，自然以為那人是正面擠進夾縫的，但他也許是偏著身體擠進去的，那末你說先和牆壁相碰的，必是他的肩頭，這話似乎失了根據罷，悟奇仍含笑應道，我不知你空口辯論，再有證據在此，你瞧這地板上的脚印，雖不十分完全，方向卻可推想得出，你瞧不都是脚尖剛正朝裏麼，這可見他必是正面擠進去的，倘如你所說，是偏著身體，脚印便該橫著，或是斜著，決不會剛正朝裏，因為不論是誰，決不能箇險朝著東方，脚尖卻會折向南方或北方走路啊，棟臣聽了，這纔不響，悟奇接著又道，我瞧了這些脚印，擠進來的這人脚的大小，便也可推想而得，因為曉得脚的大小，再可聯想到這人身材的高矮，於是我敢斷定這人的身高，總在五尺左右，棟臣又道，我是請你來偵查下毒之人的，這許多話不是斷外生枝麼，悟奇道，你莫性急，你要曉得這酒壺是放在這房裏的，如今這房裏既有了這箇疑點，便不能不研究一番，也許有相連的關係啊，又向棟臣的母親道，王秀貞身高祇有四尺，又是半大脚，可見

擠到這夾縫中的人，自然不是伊，試問是誰呢，這人若不是怕被人聽見，何必擠到這裏面去藏著，有甚麼事怕被人聽見呢，自然決非好事了，剛巧這酒壺又是放在這房裏的，因此我疑心把那顆粒放在酒裏的奸賊，正是藏身在這夾縫中的人，秀貞不過是適逢其會，便受了這莫大的嫌疑，然而也是伊平日的行爲不端，否則你們也未必會疑心到伊啊，悟奇說著，又把煤油燈放在桌上，棟臣的母親連連點頭道，很是，很是，畢竟是偵探大家，能箇細心領會，見解和平常人不同，望著棟臣，又道，我說請宋先生來偵查一下，你還再三攔住我，說是不必以爲這定是秀真的詭計，幸虧我主意拏得定，定要叫你把宋先生請來，否則豈不是冤枉了伊麼，棟臣瞪了他母親一眼，負著兩手，默默的又走了出去，悟奇走到房門前，見他走過客堂，跨進他自己的臥室，再向旁走了兩步，靠近棟臣母親的身旁，忽低低的道，我再有幾句話問你，然後這椿事的真情，便可顯露出來了，你把酒壺放在這抽屜裏，家中的人，大概都曉得的罷，伊道，是的，每天我拏進拏出，他們自必都看見的，悟奇道，前天吃過中飯後，仍是你親手收到這抽屜裏的麼，伊道是的，這是向來如此，我吃了中飯，到房裏洗臉時，便順便拏到房裏，收了起來，悟奇道，午後你可曾離開過這房間，伊道，不曾，我向來難得出門，中飯後，都是在牀上躺一回，悟奇聽了這話，很是注意，接著又問道，前天午後，可曾睡著不曾，伊道，睡著的，悟奇道，可曾聽見房裏有甚麼響動，伊聽了一想道，不曾有甚麼響動呀，悟奇道，你在甚麼時候醒來的，伊道，三點鐘剛正敲過，還是娘姨來喊我，說王家小姐來了，我方纔驚醒，悟奇道，醒了之後，怎樣的呢，伊道，沒有甚麼，秀貞坐在我房裏，我和伊閒談了一會，再同到我媳婦房裏坐著

，悟奇道，那時候棟臣還在家麼，伊道，還在家裏，我曾聽見他用次，接著便不見他了，我曉得他必是又出去了，悟奇道，你瞧見他時，他正做甚麼，伊道，他不做甚麼，我是在掛鏡中瞧見他的，悟奇道，這話怎麼講，伊道，原來那時候我和秀真正坐在我媳婦的房裏，我是坐在房門旁邊的一張椅上，迎著房門的牆壁上，本掛著一面穿衣鏡，正對著我的房，我偶一擡頭，從這鏡中，瞧見棟臣正從我房裏走出來，我本想等他走過來，問他在裏面做甚麼，但他走到客堂中，便轉身出去了，悟奇吃驚道，你當真瞧見他從你房裏走出來的麼，伊點頭稱是，悟奇吃驚的神氣，伊似已覺察，便問他爲著甚麼，悟奇道，稍等一下，你自然明白，如今且慢多問，我有一句冒昧的話，必得問你，你務須老實回答我，棟臣平日的爲人，究竟怎樣，伊楞了一楞，纔道，也不必細說，總而言之，不圖上進罷了，悟奇聽說，也已明白，便不追問詳細，祇道，平日他可是常常向你要錢，你都是不肯給他，對麼，伊微微嘆了口氣道，是呀，我並非不肯給他，實因這一些家財，如果儘他花用，不消幾年，必一無所有，那時候怎樣過活呢，我實在還是愛惜他，替他保守著，可是他痰迷了心竅，糊塗萬狀，反而怪我不肯給他用，起初他還敢怒不敢言，近來竟常常和我吵鬧，有時候再說出些狂悖不堪的話，我祇有這箇兒子重重的責罰他，心中覺得不忍，不責罰他，又覺氣憤不過，這真所謂頑妻逆子，無法可治呢，悟奇聽到這裏，心中已完全明瞭，生怕突然說出來，使伊聽了，猛受震動，或致昏暈過去，便緩緩地道，如今我又要問你了，把那顆粒放在酒裏，希圖害死你的人，你可曉得是誰麼，伊道，起初我原疑心是王秀貞，現在聽了你的種種解釋，已曉得不是伊了，究竟是誰，卻仍不知道啊，你

可推想出來麼、悟奇道、我已推想出來，這人因屢次向你討錢，都討不到手，天生的浪費脾氣，又不肯省儉些，於是便生出這萬惡之心，想把你害死、除掉管束他的人、好讓他闊用一番，伊聽了這話，似乎已有些覺察，聲音微微的顫抖，問道，他究竟是誰呢、悟奇道、便是你在著衣鏡中瞧見的那人，伊瞪大了眼睛道、難道正是我兒子棟臣麼、宋先生、你何以見得呢，我祇有這一箇兒子、我總望他成人的，你真糟塌了他的名譽啊、悟奇鄭重說道、這箇豈敢，我已查明白種種的證據，纔敢說出這話，且待我講給你聽，方纔在我家裏，曾對我說過、他心裏很覺恨你、但仔細一想，又覺得感激你，其實這後面的兩句，不過是門面語，第一句卻是真心話，他因為恨你不肯給錢他用，便想出這箇毒主意，不知買了一種甚麼毒藥、可惜已被他慫恿你棄去，研究不出，他再趁你前天午後睡中覺時、悄悄的溜到你套房裏，放入你每飯必用的酒壺，在他剛要溜出時，必是那娘姨因秀貞來了，進房來喊你，接著你便起身，和秀貞坐在房裏閒談，他自然不便走出去、又怕你們走進套房，瞧見了他，他別無藏身之處、祇得擠到這夾縫中去暫避，後來你和秀貞同到對面房裏坐著，他便趁這當兒，溜了出去，你偏巧會在那著衣鏡裏瞧見了他，留下一箇強有力的證據，又偏巧你祇喝了第一杯酒，便看出酒色發紅，因而這奸謀敗露，這是你命不該絕，也是天理昭彰啊，伊聽悟奇說得入情入理、料想必是棟臣幹的好事，心中又氣又恨，又是害怕，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儘管呆呆的站著，瞪起一雙眼睛，不知望著那裏，悟奇便又勸慰了伊一會，再道、如今我已查明白酒中毒物的來處，和下毒的人，我受你們委託的職務已盡，至於你應該怎樣處治這人，這不在我偵探者的職權以內，我不便過問，而且這

人正是你的獨生子，事關家庭問題，我更不敢過問咧。

奩具中的毒針

家庭偵探宋悟奇的聲譽，一天大似一天，請他偵探案件的人，也一天多似一天，常常有遠路的人，慕名而來，請他去偵探案件，他既以偵探爲職業，凡是特來邀請他的，他當然不便拒絕，可是一箇人的精力，畢竟有限，他因爲事務太忙，操勞過度，體質上不免大受影響，時時覺得不舒適，後來因遵醫生的囑咐，趁着暮春時候，天氣不冷不熱，便向外埠去遊歷，換換空氣，藉以休息一番，他遊歷了一箇多月，方纔回來，果然覺得身體壯健了許多，可是他已經回來的消息，一經傳揚開去，請他探案的人，又絡繹而來，本來在現今這種淡薄的世風之中，家庭制度，又正在新舊爭鬥時候，家庭一方面發生的種種奇異的案件，自然很多很多咧，他念着偵探這一件事，非他種事業可比，祇須精神稍爲疎忽一些，便能造成極大的錯誤，影響到案中人的名譽，金錢，和地位甚致更影響到生命問題，他生怕身體健康剛正恢復，思慮或有不能周到的時候，誤了委託人的大事，又怕不能像從前那樣的耐勞，便延請了一位助手，好隨時的從旁幫助他，這正是他鄭重他的職業，保全他的令名咧，這位助手，姓張名叫窺微，年紀祇有二十多歲，是一箇思想敏捷，舉動活潑的少年，他對於偵探一道，向來很喜歡研究，悟奇見他負有偵探的天才，便把他請來，一來幫助自己，二來借此養成一箇偵探的人才，而無形之中，正是替社會上造成一種誅奸鋤惡的勢力咧。

一天悟奇和窺微吃過了中飯，坐在書室中間談談了一會，悟奇彷彿想着了甚麼事情，站起身，走到一張書櫥前，在櫥中翻尋了半晌，從許多文件當中，抽出一張報紙，拿在手裏，復行坐在原位上，對窺微道，你不是常常要求我，叫我在歷年偵探的案件中，揀一兩件離奇曲折的，講給你聽嗎，祇因沒有空閒的時候，我一逕未聽滿是你的願望，此刻難得無事，湊巧我又想起了一樁案件，便把那案件講給你聽罷，悟奇說到這裏，翻開手裏的報紙，指着一箇頭號字排印很醒目的標題，又道，你先把這段新聞讀一遍，然後再聽我講述，說着，把這張報紙遞給窺微，窺微忙接到手裏，仔細瞧看，見這標題是，『毒婦謀斃親夫之大敗露』旁邊再有兩行小題目，一行是『兇器是毒針一根』一行是『毒婦已第場逮捕』已很引起了濃厚的興趣，忙再讀後面的記載是。

本城北街寧福里第三十五號門牌屋中，有居戶王友之者，向經商外省，年或歸家三四次，此次於本月五日抵家，據云曾攜回巨款，擬購置田產，乃忽於十日晚間逝世，經其族兄小堂察見其死狀有異，遂投報檢廳，請求檢驗，以明真相，檢廳驗准之，即於作日（十一日）午後二時，由董檢察官率同檢驗吏等前往，如法檢驗屍身，驗明王友之委係生前中毒身死，惟死狀至奇，不類係吞服平常之毒物，經董檢察官責問死者之妻，死者係吞服何種毒物，何以未送醫院救治。據答並不知其服毒，迨見其形容突變，正擬詢其有何痛苦，而彼大叫一聲，已倒斃於牀上，董檢察官因其所供含糊模稜，且不近情理，遂認其形跡可疑，帶廳看押，法警在死者之妻日用奩具中，並搜獲毒針一根，尚有餘剩之毒液少許，並經覆驗，

果在死者之左腰際，驗得有一黑色甚小之針孔，遽視之，類一黑癩，頗不足引人注意，於是一般人咸謂王友之之中毒身死，必係其妻之詭謀，但其妻因何而下此毒手，截至本報付印時尚未查悉，按死者之妻，母家姓唐，名婉英，嫁王已八年，性格溫和，平日頗守婦道，夫婦間感情亦頗融洽，此次何以竟萌此毒念，殊費人索解，彼等尚無子女，家中並無他人，王友之經商在外時，家中祇其妻與一傭婦同居耳，後聞如何，容再探誌。

悟奇見窺微已讀完了這段新聞，便問道，你以為怎樣呢，窺微道，你可是問我據我的意見推斷，王友之究竟是不是被他妻子毒死的嗎，悟奇點頭道是，窺微道，據我看來，毒死王友之的兇手，或許並不是他的妻子，悟奇很起勁的又問道，何以見得呢，窺微道，這新聞中不是說他妻子唐婉英性格溫和，很守婦道，夫婦的感情又很好嗎，以這樣的婦人，這樣的夫妻，伊怎會幹出這等悍潑而慘酷的事情，……悟奇道，你這話有些不達事情，近於武斷了，你要曉得天下的事，是千變萬化的，婦人們的性情，尤其容易變化，難以捉摸，今天是一箇純良的婦人，明天儘可變得很悍潑，今天是和好的夫妻，明天儘可反目，視若路人，窺微道，這話不錯，但有一層，我以為是一箇明證，唐婉英倘果真用那毒針，毒死伊丈夫，怎會把那毒針放在極容易搜尋的奩具中呢，伊事前既有那周密的心思，能在暗中佈置，不動聲色，用毒針殺死伊的丈夫，事後又怎會這樣的疎忽呢，悟奇道，這話卻有些道理，這一層原是一箇很大的疑問，當時我也會想到，且當做是一條偵查實情的進行捷徑，後來果然很得力於這箇上面，窺微很懇切的提議道，這樣的講述下去，未免凌亂無序，還是請你把當時偵查的情形，直到破案為止，作有系統

的敘述。我聽了容易領會，你道可好，悟奇點頭道好。

悟奇隨即放出清朗的聲音，開始說道，當時我偵查這樁事件，並不會受任何方面的委託，是因爲讀了這段新聞，覺得當中所記的情形，倘果無誤錯，這一樁案件，必然有絕大的黑幕，必然不祇表面上這樣的簡單。我並疑心唐婉英是被人利用，替人受過，我既發生了這箇疑心，便想到唐婉英倘果是無辜被誣，萬一檢廳中不加細察，竟把伊認爲是謀斃親夫的兇手，伊白白的送掉了性命，還在其次，無辜的被上這等無上的惡名，未免太慘酷了，於是我拿定了主意，自動的出場偵查一番，要查箇水落石出，我開始偵查的第一步，是去到檢察廳，會見那位董檢察官，我和他本是熟識，先向他說明我的意旨，並打聽那天驗屍的情形，據他所說，和這報紙上記載的差不多。我又問他那根毒針，是甚麼樣式，那毒液又是甚麼毒液，據他說毒針的形式，和西醫普通用的注射器，大同小異，也是玻璃質，一端十分尖銳，比縫衣針的針尖，祇略爲粗一些，當中尚剩着幾滴毒液，毒液是淡黃色是透明體，一些沒有氣味，西醫也分辨不出是甚麼毒液，昨天已交給濟世醫院的醫生細加化驗，尙未有答覆前來，我又得到那董檢察官的允許，去到監獄中，會見了死者王友之的妻子唐婉英，伊是一箇三十歲左右的婦人，生得身材適中，不肥不瘦，略有幾分姿色，臉上露出悲傷萬分的神情，兩隻眼睛，紅腫得很厲害，分明是由於哭泣所致，我仔細觀察伊的神態，絕無愧悔懼怯的神氣，我對伊說明了來意後，伊立刻淚流滿臉，且很懇切的央告我，請我破費些精神，查明毒死伊丈夫的兇兇，又說伊所以央求我，並不是伊畏罪，希望得脫法網，實在是想捉住了真兇，替伊丈夫報仇雪恨，至於伊自己丈夫已死，又

沒有兒女，前途已毫無希望，毫無人生樂趣，等到真兇被逮，抵償了伊丈夫的性命後，定當追隨伊丈夫於地下，伊哭着說着，非常的悲苦，我雖是局外人，聽了也覺心酸，……窺微聽到這裏，淡淡的道：你聽了伊這番訴述，便以為伊不是真兇嗎，其實有許多奸惡的人，已幹下了彌天的大罪，偏會假意做作，竭力彌縫，使人見了，絕不會疑心他是惡人，悟奇微微的笑着道，這話很是，像這般奸惡的人，我已不知遇着過多少，所以我聽了唐婉英那番話，雖覺得伊很可憐，但我堅定的心，絕不受絲毫的搖動，仍是一無成見的向伊查問，叫伊把各種情形，從王友之回家時起，直到他死時為止，一一的講給我聽，伊便忍住了哭，對我說道，他自從上一次動身出去後，已足足過去了六箇月了，方於五日午後，回到家中，他因為已出去了半年，回到家後，便往親戚和熟識的人家，探望探望，他們又先後的請他宴會，替他洗塵，因此從六日到十日，那五天當中，日間他在家的時候很少，便是晚間，也得到十二點多鐘，方纔回來，每晚回到家中，都是高高興興的再和我閒談一會，方始就寢，內有兩晚，他因喝醉了酒，回家便睡。這些諒必無關緊要，不必多說，且說十日晚間，約在十點多鐘，他便回來了，走路踉蹌，酒氣撲鼻，我曉得他又是喝醉酒了，並不介意，便服侍他睡下，他也不聲不響，閉眼躺在牀上，我坐在一旁，編織手工，這樣約摸過了半點鐘，他低聲喚我，我忙走到牀前，問他是否要喝茶，或是吃些水果，他都不要，祇說覺得心中難受，我以為定是由於喝醉酒的原故，並怪他不該任意的喝酒，斲傷身體，又問他是在那裏喝的，他說是在一家姓陸的朋友家，又說酒是吃中飯時喝的，因為喝醉了，便昏昏沈沈的睡去，及至一覺醒來。已經將近十點鐘了，當即爬起身，

抹了一把臉，便乘車子回來了，又說往常喝醉了酒，並不覺得難受，怎麼這一次會得這樣難受呢。我說必是醉後睡着時，無人照料，身上不曾遮蓋被單，受着寒冷了，他聽了，說是不許是如此，我又勸他靜心再睡一會，並替他蓋上一條被，又過了半箇小時，他又連聲喚我，我忙走到牀前一瞧，見他神色已大變，臉色白得和紙一般，額上的冷汗珠，直往下流，並見他咬着嘴唇，瞪着眼睛，分明是受着劇烈的痛楚，我嚇得甚驚似的，忙問他覺得怎樣難受，他並未回答，祇一連說了幾聲心中難受，我家中本無他人，祇有一箇女下人，那時候已經睡了，我急忙把伊喊醒，我又連忙問他請一位醫生來診視一下，好是不好，他點了點頭，我們家中本有一位熟識的醫生，我當即吩咐女下人去請，偏偏這女下人不認識那條去路，我祇得詳細的說給伊聽，又命伊乘黃包車前去，請醫生立刻就來。不料我這話方纔說完，他忽的怪叫了一聲，我聽了，毛髮都戴，再奈到牀前一看，他已經呼吸斷絕了，我隨即也暈倒在地上了。後來不知怎樣竟得蘇醒過來，我立即跳起身，伸手摸我丈夫的身體，已是僵冷，分明已無挽救之望了，經我一陣痛哭，便驚動了鄰舍們，有好幾箇人特來探問是甚麼事，及至曉得我丈夫突然的去世，都十分驚異，我因家中沒有人手，便央求他們帮着照料，一壁命娘姨趕去通知我丈夫的族兄小堂，因為他是我們獨一的同族，他趕到了之後，我便把方纔的一番情形，對他說了，他又瞧了瞧我丈夫的屍體。他竟說出一番驚駭的話，使我聽了，恍如天空中的一聲霹靂，他說一箇人倘是因病而死，絕不會死得這般迅速，瞧我丈夫的死狀，又絕不像是病死的，他硬說我丈夫身死不明，又說我丈夫祇回來了六天，便突然暴斃，其中定有意味可尋，又口口聲聲，說是等天寫後，定去

投報檢廳，請求檢驗，驗箇實在，替我丈夫報仇。他這番話，倒把我提醒了，我忙再細瞧我丈夫的死狀，果然不像是平常因病而死的人，我原也覺得我丈夫死得蹊蹺，難得小堂要報官請驗，替我丈夫報仇，我自然很是贊成，天亮之後，就是十一日了，他便親自到檢察廳去，午後，檢察官便來驗屍，驗明我丈夫果然是中毒而死，並不是病死的，我正疑心是那裏來的呢，誰知檢察官竟說我形跡可疑，把我拘住，他們並在我的奩具中，搜出一存甚麼毒針，又驗出我丈夫的左腰際，果然有一箇針孔，於是我的嫌疑更大，他們便把我拘押到這裏了，在他們的意料中，必然以爲我正是毒斃我丈夫的兇手，其實我爲甚麼要毒斃他呢，我奩具中的那根毒針，我委實不曉得是從那裏來的，我委實從未瞧見過，可憐我丈夫已死，我又無辜的被這惡名，我的心真箇粉碎了，唐婉英悲悲切切的，一直說到這裏，方纔停住，我問伊道，他們搜出那毒針時，你是不是正在旁邊，婉英道，我正站在一旁，我道，那末你是親眼瞧見他們從你的奩具中，搜出那根毒針的了，婉英道，是的，我道，既然如此，那毒針當然是你的了，否則雖能把那毒針放在你的奩具中呢，婉英道，是不是旁人放的，我不曉得，但我絕沒有那根毒針，且不曾瞧見過，我姑且問伊道，在你丈夫死了之後，直到他們搜出那毒針之間，你可瞧見誰曾開過你的奩具，婉英道，不曾瞧見，又道，我那奩具，是放在牀前梳粧臺的大抽斗中，那時候，我一逕未曾離開過牀前，倘有人開我的奩具，我定然瞧見，但是我並不會瞧見呀，我道，這樣說來，縱然有人要移禍於你，卻絕無把那毒針放入你那奩具的機會呀，婉英道，似乎沒有這機會，然而那毒針委實不是我的，我和我丈夫素來愛好，這是人人曉曉的，那末我爲甚麼要毒死他呢，我

既已向伊問明白了這番情形，便安慰伊一番，叫伊安心守候着，是非黑白，總有剖明的一天，不過遲早之間罷了。

我接着再尋到唐婉英家的那箇女下人，命伊說明那天晚間的情形，伊所說的話，和唐婉英對我說的大致相同，伊說那晚十點多鐘，主人便回來了，是伊開的門，主人回來之後，做了些甚麼事，伊不曉得，因為伊隨即上牀睡覺了，後來過了好一會工夫，伊在睡夢中，被伊女主人的呼喚聲所驚醒，當即去到主人的房裏，見主人睡在牀上，女主人站在牀前，命伊快去請醫生，不料正當女主人對伊說明醫生的住址時，主人忽大叫一聲，手脚又亂動了一陣，接着便不動不響了，又說當檢察官在女主人的奩具中，搜出那根毒針時，伊正站在旁邊，瞧得很清楚，委實是從那奩具中搜出的，我又問伊女主人平日的行爲，伊說女主人實在是一箇規矩的婦人，平日裏除掉往親戚家或是購物以外，很難得出去，坐在家中，不是做針線，便是看書，我又問伊平日裏過往的親友多也不多，伊說很少，大概是由於女主人少和親友們親近的原故，我瞧這娘姨的形狀，分明是一箇鄉下老實人，我向伊問話時，細察伊的神情，又分明很是誠懇，絕無說慌時那種鬼祟的神態，再則伊是箇下愚之人，諒必沒有假意鎮定，不露痕跡的本領，因此我很相信伊說的必是實話，既是實話，唐婉英所負的嫌疑，當然便可消釋大部分了。窺微道，是的，不過伊的嫌疑雖得消釋，真兇究竟是誰，卻仍然沒有一些線索呀。後來你是向那一條道路繼續偵查的呢。悟奇答道，我隨即再去尋訪死者的族兄王小堂，他年約四十五左右，向來做棉紗生意，在棉紗界中，稍有一些聲譽，是一箇體面的商人，他對我說道，那晚因赴友人的宴會，回家稍

遲、剛正回到家中，友之家便派人來送信，說友之已經死了，我想並不會聽說他有病，前一天，且曾和他同席，他分明好端端的，絕無一些病容，怎麼竟死的這般快呢，我不禁很是狐疑，但又想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利時禍福，又怎能斷定一箇人不會很快的死掉呢，我這樣一想，又不由得怪自家太多疑了，但是我趕到了友之之家，瞧見了友之的死狀，狐疑之心，又立刻大熾，因為他絕不像是病死的模樣，當時我腦中一動，又想着了一樁事，於是我便認定友之身死不明，不惜暴露他的死體，定要報官請驗了，當下我問他想着了甚麼事，他沈吟了好久，祇搖了搖，不肯回答，我又叫他實說出來，以便當做參考的資料，好替友之報仇，他探深的嘆了一口氣，仍不回答，祇說了一句家醜不可外揚，後來經我一再追問，他這纔說了出來，他說他弟婦婉英，從前委實是一箇良好的婦人，無人不誇贊伊賢德，大概因為丈夫難得在家的原故，年紀又正輕，近來卻忽的大變特變了，他在外面，曾兩次三番，聽見人家說伊的醜話，但他因念伊平日的爲人，原不很相信，如今伊丈夫竟會中毒而死，殺死伊丈夫的毒針，又是在伊那奩具中發現，可見外人的傳說，絕非無因，必是伊別有所歎，因丈夫回家來了，深怕被丈夫識破，便很心下這毒手了。

悟奇說到這裏，略爲頓了一頓，又道，王小堂說的話，和那女下人所說的，完全相反，究竟誰真誰假，彼此都沒有真憑實據，無所臆斷，我們假定小堂所說的，是實在情形，卻有幾箇難以解答的疑問，先講那根毒針，我對於探案的經驗，總可算是豐富了，卻未從見過那樣的毒針，且從未聽見過，可見那毒針委實是一種新的殺人利器，唐婉英畢竟是一箇婦人，又是一箇偏於舊

式的婦人。伊打從那裏弄到那根毒針的呢，縱謂伊果有新歡，那毒針是這新歡交給伊使用的，就如你方纔所說的了，伊既把丈夫戮死之後，區區的一根毒針，何處不可藏匿，怎會藏在那易於發現的奩具中呢，伊的思想縱然簡單，伊那新歡未必也是這麼一箇笨伯啊。再有一層，伊丈夫這次回家，倘然是不再出外了，伊一方面怕被丈夫識破醜行，一方面要鏟除障礙，希圖和那新歡作永久的聚合，戮死伊丈夫，還說得過去，但是伊丈夫既在外埠有經營的事業，當然在家耽擱纔天，仍須前往，那末伊何必冒這絕大的危險，把丈夫戮死呢，伊縱愚拙，諒也不會愚拙至此罷，假謂那娘姨是說的假話，又是誰命伊說的呢，縱有人命伊說，伊也絕不能說得那樣連貫，絕無破綻可尋，且沒有一些慌張的神氣，這箇於事理上似又有未合，因此我當時雖一再考慮，但一時竟推斷不出誰真誰假，而在紛繁雜亂之中，尋出一條簡捷的進行之路。

悟奇接着又道，後來我忽的觸動了一念，據唐婉英說，那晚王友之回到家中，便嚷心中難受，當即上牀睡了，後來並未起身，過了不多一會，便死去了，倘謂王友之是回家之後，被他妻子用毒針戮死的，他怎會剛回到家中，便嚷心中難受呢，那娘姨也說他回到家中，便上牀睡了，他所以急急的睡上牀，自然是因爲心中難受了，……窺微道，這一層，我想是很容易解釋的，友之不是會喝醉酒的嗎，他剛回到家，心中難受的原因，也許是由於酒醉啊，悟奇道，你這話雖是有理，但未曾通盤想一想，據婉英說，友之是箇會喝酒的人，他那天喝酒，又是在吃中飯時，中飯後，又已睡了好一會，那末怎會到了晚間，心中還那樣的難受呢，我以爲這也是一箇疑問，窺微搶着說道，你真非以爲友之是在外邊中的毒嗎，但是你要記清檢察官已經驗明友之

確是中毒而死，屍體上，又已驗出有一箇黑色的針孔，那毒針又的確是在他的家裏，他妻子的奩具中尋出的啊，事實既然如此，你怎麼疑心到他是外面中的毒呢，我說句放肆的話，你如果有這箇意思，就未免有些荒謬了。悟奇微笑道，我們做偵探的人，第一重在事事腳踏實地，重在真憑實據。無論那一種疑念，祇須不是憑空的亂疑，便不能等閒視之，便該加以調查，因為隱匿的事實，往往會因一念之疑，而調查明瞭出來，這是我閱歷之談，我勸你須牢牢的記着，閒話少說，我既觸動了那箇疑念，便先問明白那箇陸家的住址，便是那天日間友之赴宴的都所在，再去到那陸家，向陸家的主人探聽。據語那天是他特為友之洗塵，陪席的祇有四人，法是友之的至親好友，又說友之果曾喝醉酒，飯後曾睡了一會，一直睡到十點鐘，方纔乘車回去，我還怕他說的不實在，又背着他，向他家的僕人們查問。他們不約而同，都是一樣的說，於是我那疑念，便未能得到憑據證實，我祇得承認是我多疑咧。

後來我又經過幾次查詢，幾次考慮，卻竟尋不出一箇反證，可以證明唐婉英是無辜受罪，伊那娘姨的一番話，雖和伊有利，但不過是空言，在法律上不能認為證據，然而我的良知上，委實相信伊是無罪。不過我雖信服我的良知，我的良知，對於法律，是絕無一些效力的，那時候，我心中萬分的懊喪，想不到對於這一樁案件，竟然無法破獲，竟致無法搭救一箇受誣的婦女，負着大偵探的頭銜，好不愧慚煞人啊。

悟奇站起身，走到那旁，倒了一杯茶，仍坐在原位上，慢慢的喝着，窺微也不聲響，室中靜寂了好一會，悟奇已把一杯茶喝完了，放下了茶杯，朝着窺微道，我正在那萬分懊喪的時候，忽

聽見說起，因王友之沒有兒子，又沒有近房的姪兒，便由小堂的兒子承繼，承襲着很多的遺產，我聽見了這個消息，斗的觸動一念，王友之此次回來，不是曾帶回很多的金錢，預備購置田產的嗎？但他回來了不多幾天，便被人用毒針戳死，他所以遇害，莫非和他帶回的金錢有關係嗎，換句話說，莫非有人因垂涎他的金錢，特地把他害死嗎？倘果是如此，害死他的人，當然正是應該承受他的遺產的人咧，他的遺產，如今已由小堂的兒子承受，難道小堂正是這案中的要犯嗎，我根據着這個意念，再往深處推想，果又想出幾個疑點來，第一小堂是個棉紗商人，未必會有醫學上的智識，他剛見了友之的屍體，怎能便辦出死狀有異呢，誣陷他人入罪，法律上是有罪的，他又怎敢並不細問情由，便認定婉英負有嫌疑，報官請驗呢，再則據那娘姨說，婉英很是賢德，我瞧伊的面貌，也分明是一個良好的婦人，怎麼小堂偏說伊近來行爲大變呢，伊的行爲倘有變動，倘有不端的行爲，和伊終日在一起的娘姨怎會不曉得，小堂到先曉得呢，我這麼一想，對於小堂的疑慮，不禁大熾，但是小堂去到友之家，是在友之已死之後，假謂他果是真兇，他是在甚麼時候，甚麼地方，戳了友之一針呢，我推想到這裏，又聯想到那天日間那陸姓家中的宴會，便再去到那裏，把那陪席的四個人的姓名等等，打聽清楚，卻並無可疑的所在，並問明白那天小堂並未前去，於是我對於小堂的疑慮，便未能證實，但也未曾消除。我因爲對於小堂的疑慮未曾消除的原故，便隨時注意他的行動，我隨即曉得有一個姓金的，近來和他非常接近，他和這姓金的，從前原是朋友，卻絕不如現在這般接近，而這個姓金的，正是那天在姓陸的家中，那四個陪席的人當中的一人，這樣一來，我對於小堂的疑慮，格外深切

，同時又認定這姓金的，和本案定有重大的關係，後來我又經過種種的偵查，我對於小堂的疑慮，到底是證實了，他果是戮死友之的真兇，他所以要報官請驗，又囑使法警在婉英的奩具中，搜出那根毒針，又亂造伊的謠言，說伊近來行爲不端，不過是一種手段，要嫁禍於婉英，他自己好安然的承受友之的遺產罷了，原來他曉得友之這次回家，攜有巨款，環顧族中，又祇有他的兒子，能承繼給友之，便觸動了那恨念，湊巧他又預先曉得那姓陸的在那天請友之吃中飯，並請這姓金的作陪，他便和姓金的串通一氣，趁友之喝醉了酒睡眠時，姓金的便用那預備妥當的毒針，在友之的腰際戳了一下，當時友之既已酩酊大醉，被針戳了一下，自然不會覺察啊，小堂本曉得那針中的毒液毒性雖烈，卻必須幾個小時後，纔會發作，那末當毒性發作時，友之必已回到了家中，於是他的陰謀便完全實售了，窺微聽到這裏，忍不住的道，不對，不對，照你這般說法，戮死友之的毒針，自然是在姓金的手裏，後來怎會在婉英的奩具中發現呢，難道是小堂得到了友之的死信，趕到了友之家，趁人不備，放在婉英的奩具中嗎，可是婉英也曾說過，那時候伊並未離開過牀前，試問小堂怎能放入呢，悟奇又微笑道，你有所不知，你以爲在婉英奩具中搜出的那根毒針，正是戮死友之的兇器嗎，實在並不是的，小堂事前計劃得很周密，他曾備了兩根同樣的毒針，在那天的中飯前，他曾到友之家去過一次，這是我後來纔曉得的，他和友之，既是同族兄弟，他當然可以走進友之的臥房，他便趁人不介意時，把一根毒針，放在婉英的奩具裏，作爲誣陷伊的張本，再有一根，便交給姓金的實地使用了。

我既查明白了這番真相後，却不能不責備奉了檢贖之命，化驗那根毒針的醫生，因爲那根毒針

，事實上並未用過，而他竟未曾驗出。他未免太疎忽了，當初他倘能驗出那根毒針，是未曾用過的。這樁案件，必然早就破露，絕不會遷延許多日子了。窺微觀於這一點，可知我們偵查案件時，不論對於甚麼事物，祇須和本案稍有一些關係，便當予以深切的注意，精密的考究，否則雖是一時的細微的疎忽，也往往會耽誤了大事的，窺微點點頭，連聲稱是。

一封匿名信

宋悟奇正坐在書室中，整理近來經手案件的記錄，他的用人，送進一封信來，接過來瞧時，是一封掛號信，從本地寄來的，不禁暗暗稱奇道，本地的信，竟然掛號，自然是一封緊要的信了，再瞧信封左首，發信人的住址，是「光復路五福里三十一號王寄」又自言自語道，瞧這筆迹，分明是婦女寫的，我的親戚們和女朋友當中，原也有姓王的，但並沒有住在這地方的，再則這筆迹也很生疎，這信諒必不是熟人寄來的，當即拆開信封，抽出信紙，見上面寫道。

悟奇大偵探先生請了，大名久仰得很，可惜不曾有機會，前來領教過，近來先生偵查案件，諒必很忙，如今我要請先生在百忙之中，分出一些工夫，看一看我這封信，因為我遭了一件萬分不幸的事，已陷在煩悶愁苦失望的境界中，先生若能存一些憫憐心，略施一些法力，幫助我一下，我或能有重見光明之日，否則一定絕望了，因此我雖未和先生見過一面，先生且不會認識我，我也顧不得冒昧，寫這封信前來，請先生便作爲是我當面的祈求罷，我是箇出嫁已經三年的婦人，我丈夫名叫康侯，對我的感情，尙稱不惡，不料在一星期前的一天中飯時，忽然和我反目，並冷言冷語的譏誚我，又說出些不堪入耳的話，罵我是下賤的婦人，起

初我原不開口，以爲退讓一步，免得衝突起來，後來聽他越說越不像話，簡直侮辱我了，我便忍耐不住，問他爲何這樣，他祇是冷笑道，反問我做的甚麼好事，我聽了不懂，再追問他，他越發憤怒，緊腳捶胸，好似要發狂了，並連說非離婚不可，祇有離婚一法。我聽了離婚二字，恍如一盆冷水，從頭澆下，渾身索索的抖起來，再問他我做了甚麼歹事，值得非離婚呢，我一連問了幾遍，他這邊說出，原來他在那天早上，接到一封從郵局寄來的信，是寫給他的，上面大概說我的品行，近來忽然大變，在外面做下不道德的事，常和一箇穿西裝的漂亮少年，在遊戲場、茶館和旅社中出入。手攬著手，神情十分猥褻，招搖過市，竟不顧旁人的訕笑，真可算是無恥極了，又說我丈夫是箇俱有名譽的人，家中竟有這樣的妻子，真覺得可憐可惜，而且可怕得很，因爲這一對下賤的男女，難保不做出慘厲的事來。爲我丈夫打算，還是早打主意的好，免得將來後悔不及，又說這原不關他的事，祇因他和我丈夫曾有一面之緣，又素來欽慕我丈夫的品學，便不忍眼望著我丈夫于不知不覺之中，陷入悲苦而危險的地位，所以特地告訴我丈夫一聲云云。當下我問我丈夫這信是從那裏寄來，具名的是誰，他惡狠狠的回答我，說自然是從本地寄來的，信後面，沒有具名，祇寫著知名不具，又說這箇自然，這人雖是爲好，但一方面却結下了仇恨，自然不肯寫出姓名來了，從這一天起，我丈夫便和我鬧僵了，定要叫我和他協議離婚，否則他便要採取別種的方法，但是我怎能因他接到這一封無名的信，便答應他離婚呢，現在我已住回娘家，暫時不去理睬他，一面預備請你先生出來偵查一番，這一回事，我本想來和先生面談，因爲覺得太冒昧，便先寫這封信來，

說箇大略。先生若有要盤問的話，便請寫信來招呼，或是打電話給我，也好，號碼是二一五號，我當立刻前來，再有一句話，可預先說明，先生倘允許我的請求，所有一切費用，自當如數奉上，並當重重酬謝，吳王淑瑛謹上，四月二十日。

悟奇看完了這封信，暗念道：這回事的情節，原很平常，來勢却很覺奇突，寫這封匿名信的人，倘真個和王康侯，祇有一面之緣，怎會過問到他們夫婦間的事，王康侯接到了這封信，論理應該不動聲色，暗中察看他的妻子的行徑，倘伊果有不端的行爲，等拏住了真憑實據，再和伊決裂不遲，那時伊也無可辯白，怎變竟憑着這一封匿名信，便要同居已有三年的妻子離婚呢，現在新潮流澎湃得很厲害，夫婦離婚，原不算希罕，然而也不是輕易的事，王康侯要向妻子離婚，伊若沒有不端的行爲，便當竭力辯白，洗刷清楚纔是，怎肯甘心退讓，避回母家呢，若說伊果有不端的行爲，辯白不出甚麼，如今又怎敢寫信來託我偵查，不怕我連帶的查出麼，這樣看來，當中的情形，或許不祇這樣簡單，再有別的隱情呢，本來這不過是伊的一面之詞，如何能毅相信，待我先向王康侯詢問一回，再作計較，當下悟奇便照着來信上寫出的電話號碼，打個電話給淑瑛，先向伊說，既承伊的委託，自當著手偵查，又問伊夫家的住址，淑瑛在電話中，忙問道，你可是要去會康侯麼，我想我託你偵查的事，暫爲瞞著他，我寫這封信給你，他本不曉得的，悟奇道，爲何要瞞著他呢，你託我查明那匿名信的來歷，正是要洗清你的身體，這是很光明正大的事，無論被誰曉得了，也不妨事，淑瑛覺得這話很是不錯，便把伊夫家的住址，說給悟奇，又拜託悟奇趕快進行，悟奇又對伊道，你祇管安心等著，我若查出了一些眉目，

或是有話問你，再打電話給你好了。

悟奇隨即尋到了王家，問明康侯正在家中，便遞了一張名片進去，康侯原久慕悟奇的大名，見他前來，很是歡迎，但又狐疑不知他前來何事，二人在客廳中見面之下，彼此先敘了幾句寒暄，悟奇接着便把來意說明，康侯見了，忽然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我想不到伊會請偵查，更想不到伊會請這大名鼎鼎的偵探，不知道伊請偵探出場，要偵探甚麼啊，悟奇道：「這自然是要偵探寫那匿名信時，究竟是誰，康侯又微微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未免太多事了，縱然偵探出來，伊又將怎樣呢，那信上所說，若是亂造謊言，全非事實，那末查出寫信的人，伊可去和他理論，甚故控告他毀壞名譽，也未嘗不可，然而那信上所說的，都是實在情形啊，悟奇忙問道：「你何以見得是實在情形呢，」難道你在接信之前，已曉得伊有不端的行為麼，康侯道：「不曉得，悟奇道：「那末定是接信之後，已調查明白了，不過在伊寄給我的信上說：「你和伊吵鬧的時候，你會說那封匿名信是在那天的早上接到的，這當中距離的時間很短，你未必來得及調查明白罷，而且事無佐證，你又向那裏調查的呢，康侯道：「調查麼，還用得着調查麼，悟奇道：「這就奇了，接信之先，既未曉得，接信之後，又未調查，請問你根據著甚麼，能斷定那信上所說，是實在的呢，康侯默然了片晌，纔慢慢的道：「我在接信之先，委實不曉得伊在外面，做下了那種醜事，等到看了那封信，觸景生情，便起了絕大的疑心，再仔細一想，便覺得信上所說，定是真實的事實，悟奇道：「觸景生情，這話說得太含混了，請你明白說出來罷，你莫以為我是受伊之託，不干你事，其實和你也很有關係，因為我既出來偵查，總得有個水落石出，那時候，伊若果是行

爲不端、你和伊離婚，便有了理由，法律上也可允許你們離婚了，倘竟是寫那匿名信的人有意造謠，你們夫婦，還可重爲夫婦，不致於中道仳離，所以我現在出來偵查，和你們雙方，都有利益，那末你又何必遮遮掩掩，半吞半吐呢，康侯沈吟了一下，纔道，老實說，我在接信之先，委實不曉得伊在外面做的歹事，不過祇在偶然之間，稍有一些疑心，可是隨即便又消失了，及至聽了那封信，信上所說，剛正可以證實我那疑心，於是我便相信那信上的話，是實在的了，悟奇道，你怎會有那偶然的疑心呢，康侯忽露出悲苦的神情道，宋先生，你有所不知我和淑瑛的感情，很是融洽，結婚了三年，從未鬧過意見，這自然是雙方都很滿意的一種表示，不意從前兩個月起，伊竟常常外出，有時並瞞著我出去，我問伊的去處，伊不是說回母家，便是說去探望朋友，這兩個去處，都是光明磊落的，伊爲何要瞞著我前去，再如伊在兩個月前，總要隔了許久，纔各處去一趟，兩個月以來，爲何常常前去呢，去了之後回來，又往往滿臉露愁容，這又爲著甚麼，再有一層，伊往常很能節儉，但這兩月以來，便常常向我要錢，我也曾問過伊有何用處，伊回答我說，常在外面走走，怎能不用錢呢，因爲這幾層，我不免有些疑心，然而也不敢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德，所以我從未盤查過伊，又因我本很愛伊，也不忍多和伊麻煩，令伊不快，不過自家心中納罕罷了，及至聽了那封信，這纔曉得伊竟有了外遇，那末伊常常外出，自然是和那人幽會，向我要錢，自然是拏去和那人花用了，我到了這時候，覺得伊已毫無可愛的價值，再則我是很愛惜名譽的人，又是清白門庭，自然萬萬不能容留，這種下賤之婦，我便決定和伊離婚了，虧伊膽大臉厚，還請你出來偵查，悟奇聽了這番話，心中暗想道

，原來尚有這一番情形，我原曉得一面之詞，決不能相信，不過既然如此，伊何必託我偵查，縱查明寫那匿名信的人，但所說既是實話，迴非造謠可比，伊又將怎樣奈何他呢，想罷，又問道，那封匿名信，可能給我一瞧，康侯點頭答應，便走進去拏，不多一會，已拏了出來，遞給悟奇，悟奇接過來瞧時，見上面所寫的，和淑瑛信上所說的，一般無二，再細瞧字跡，寫得黑大肥圓，異乎尋常，分明不像是本來的筆跡，必是有意寫成這樣的，而用筆之間，很有勁力，又可見這人必非不會寫字的，看罷，便問康侯道，你認得出這是誰的筆跡麼，康侯搖頭道，認不出，又微露驚異的神情道，你怎麼問出這句話來，難道你以為寫這信的人，是我的熟人麼，這信上不是明明寫著。他和我祇見過一會，那末他的筆跡，我怎會認得出呢，悟奇微笑道，你這話錯了，他說和你祇有一面之緣，不過是欺騙你的，不過是遮掩人的耳目的，實在他和你必是很熟的熟人，他和你必常常有信件往來，因此他寫這封信給你，生怕被你認出筆跡，諸多不便，這纔有意做作，寫成這個模樣。康侯仍搖頭道，你這話雖未嘗無理，但我不能相信，他若果真怕我認出筆跡，他不會託別人去寫麼，何必這樣裝模做樣，悟奇道，你這話更錯了，你夫人究竟有沒有非禮的行爲，現在原不能斷定，假定伊果真是有的，却也不關外人的事，外人寫匿名信來告訴你，使得你們夫婦反目，甚致要離婚，他這種行爲，既爲人情所不許，也爲法律所不容，那末，他怎敢託別人去寫，留下一箇大大的見證呢，他自然祇得變換筆跡，親自動筆了，康侯聽了不響，悟奇又問道，你的熟人當中，有沒有近來和你有仇恨的，康侯道，這個我不敢說沒有，你問這話，又是甚麼意思，悟奇道，你不明白麼，我以為不論你夫人有無醜行，而

寫這封信的人，定必和你有仇，或是和你夫人有仇，便特地寫這信來，破壞你們夫婦間的感情和家庭中的幸福，康侯道，這話奇了，你說寫這信的人，和我有仇麼，我却以爲他正是和我要好，纔肯告訴我一聲，給我一個，早早脫去這種恥辱的機會，我承認他實在是個熱心的人，悟奇道，祇怕世界上沒有這種熱心的人罷，就擊你說，你既素來愛惜名譽，遇事自必熱心，倘若你的朋友中，有一個朋友的妻子，行爲不端，被你曉得了，你肯寫封匿名信去通知這朋友麼，自然是不肯的了，你既不肯，別人必也不肯，而這個人竟然肯寫，可見他必非熱心，實在是別有作用，康侯道，甚麼作用罷，悟奇道，現在尙不能曉得，但不久必可明白，那時候，我再來告訴你，現在就要告辭了。

悟奇很鄭重的問淑瑛道，近來你常常出來，是往那裏去的，面帶愁容，又爲了甚麼，常向丈夫要錢，作何用處，淑瑛聽了這話，神情立刻徧促不安起來，臉色也變得通紅，吞吞吐吐道。這話是康侯告訴你的麼，我不過回到母家，或是探望朋友，並無別的去處，既常在外面走動，當然不能和坐在家中相比，用費自必多些，因偶然有些不如意的事，便不覺而帶愁容了，悟奇道，女兒回母家，本來常事，不去說他，你常去的那幾家朋友，姓甚名誰，住在那裏，不妨說出來，也好作你的證明之一，淑瑛越發不安，含糊不答，悟奇追問了兩遍，伊忽又道，我不是到朋友家去的，悟奇很希奇道，那末到那裏去的呢，淑瑛楞了一會，纔道，那去處我不能說，我一定不能說，請你不要問罷，悟奇道，爲甚不能說呢，淑瑛搖頭不響，悟奇道，你莫不說，須知這一層關係很重大，你丈夫所以相信那匿名信上的話，正因你常常外出，本已起了疑心，如今

你若說出那去處，經他證明真確，他的疑心自然消除，便也不會相信那些閒話，你們夫婦，便可復歸於好了，淑瑛沈吟了一下，很堅決的道，這話不錯，然而無論如何，我不能說出那去處，悟奇道，你不說出，你丈夫便要疑心是壞去處了，淑瑛道，也祇好隨他疑心，悟奇道，不祇於疑心，你們夫婦的關係，可就要因此破裂了，淑瑛帶著哭聲道，那也沒法，我祇得認做是天數罷，悟奇道，你寧願犧牲自己，而不肯說出那去處，這不是怪事麼，淑瑛不響，祇嘆了兩口氣，搖了兩搖頭，眼圈兒並有些發紅，好似要流下淚來的，悟奇又問道，康侯可說你並常常瞞著他出外，這話可確麼，淑瑛道，我有我的自由權，出外又不算歹事，爲何要瞞著他，祇因他常常不在家，沒有告訴他的時候啊，悟奇道，他常常不在家麼，淑瑛道，正是，日間固難得在家，夜裏也往往不回來，悟奇道，他有甚麼嗜好，淑瑛道，他的嗜好多呢，嫖呀賭呀，沒有一件不喜歡，悟奇道，他既常常夜裏不回家，外面或許有小房子罷，淑瑛道，這箇我可不曉得，不敢亂說，悟奇道，常和他來往的朋友，你總該曉得罷，淑瑛道，曉得，當即把常和康侯往來的幾箇人的姓名住址，一一告訴悟奇，悟奇又勸伊道，你可仔細想想，離婚不是輕易的事，而況你們夫婦的感情，向來本好，離婚更覺可惜，你還是說出你常去的所在，去了你丈夫的疑心，天大的事，都可解決，然後我再慢慢偵查寫那匿名信的人，淑瑛連連搖頭道，我倘能說，早就說了，方纔既不說，此刻又怎說呢，我是一定不說的，主意已定，也用不著細想了，悟奇聽伊語意堅決，料定縱再追問，必也無效，暗想祇須查出寫那匿名信的人，向他盤問一番，各事都可明白了，

悟奇既認定那封匿名信，是康侯的熟人寫的，便在他那幾箇朋友中，特別注意，但依著淑瑛所說的那姓名住址，一連尋了幾家，都未遇着，後來尋到一家姓劉的，方纔見面，悟奇便向他打聽康侯是否常在外面嫖賭，嫖的所在是那裏，賭的地方，又在何處，又問康侯是否租有小房子，再道，你和康侯，既是常在一起頑耍的，他的事你自然曉得，請你實在告訴我，這姓劉的人很爽直，也不問悟奇打聽這些事，爲著甚麼，便老老實實的道，這箇自然，康侯的事，我都曉得，他並不十分好賭，不過逢場作戲，有時時，因爲嫖上面，連帶發生賭局，但輪贏有限，也不能算是賭，嫖卻是他最喜歡的，然而也並不濫嫖，他如今祇有一箇耍好的相知，名叫春紅，是箇碰和臺子上的私娼，他很愛伊，日裏夜裏，常常在伊那裏頑耍，除此卻沒有別的所在了，悟奇想了一想，便又問明了春紅的住處，纔向這姓劉的道了一聲打擾，告別出來。

這時候，已是傍晚時分了，悟奇又尋到春紅家來，裝做是來頑耍的，春紅雖不認識悟奇，但伊既是做這生意，無論生張熟魏，自當一例歡迎，又見悟奇相貌堂皇，衣履整潔，分明是箇上等人，格外不敢怠慢，當即領着悟奇，到後廂房中坐下，並對悟奇告罪道，理應請先生到廂房中去坐，祇因前面有人請客，請你原諒一些，悟奇自然不和伊計較，接著在閒談之中，悟奇問起前面請客的人是誰，春紅說是姓尤，悟奇聽了，原不介意，但過了不多一會，悟奇忽聽見前面有人高聲說道，鏡心，這可不行，你是主人，怎能不打牌呢，悟奇這纔曉得請客的主人，是尤鏡心，可不由得引起了絕大的注意，忙問春紅道，客人當中，有沒有王康侯，春紅楞了一楞道，沒有，你認識王康侯麼，悟奇道，是的，我曉得他和你很是要好，又曉得他和這尤鏡心

是常在一起頑耍的朋友，對能，春紅露出很不安的神情，含糊著應了一聲，並呆呆的望著悟奇，這時候，悟奇心中奇怪極了，暗想這種玩笑地方，原講不到道義二字，但春紅既是王康侯要好的朋友，尤鏡心和康侯又是耍好的朋友，今天尤鏡心怎會在這裏請客，座中又沒有康侯呢，大概尤鏡心和春紅，必也有交情，康侯大概是不曉得的，正想之間，從房門外，走進一個女人來，手裏擎着一張請客單，遞給春紅道，我沒聽清楚，你瞧瞧這上兩寫的地名，告訴明白我，我好去僱請，春紅本坐在悟奇的身旁，伊瞧這請客單時，悟奇也能瞧見，見下面的具名，正是尤鏡心，而瞧了這筆跡，不禁心中大動，暗暗這筆跡和那匿名信上的，很有幾分相像，寫那信的人，莫非正是尤鏡心，本來他瞞着王康侯，今天在這請客，雖不能算是一種證據，但於此可見他和康侯必非坦白相交的朋友，這當中也不無有可疑之點啊，當時悟奇毫不露聲色，又誇贊春紅居然識字，真箇難得又說了幾句閒話，便走了出來。

悟奇料定這天夜裏，尤鏡心必然住在春紅家，早上到他家裏去，定難和他見面過了，早上他又必在外面走動，未必能覓尋著他，便等到第三天的天大早，纔到他家裏去尋他，他果然正在家裏，二人見面之下，鏡心先說了許多久慕大名的客套話，悟奇略為謙遜了幾句，接著，便把王康侯因接到一封匿名信，說他妻子行爲不端，他一怒之下，便要同妻子離婚的一番話，講給他聽，問他可曾曉得。一壁注意察着他的神色，鏡心安然如常道，竟有這等事麼，這兩天，我不看見康侯，心中正在奇怪，却不料他遇著了這等事，悟奇見這安然的神情，更是奇怪，心想他和康侯，既是很耍好的朋友，忽然聽見耍好的朋友，遇著了這種不幸的事，便該有驚詫惋惜的神

氣纔對啊，又道，康侯因那匿名信來得希奇，便託我偵查信的來歷，現在我從那筆迹上，已經查出頭緒，寫信的人，已不難尋獲了，鏡心忙問道，寫信的人是誰呢，這人未免太會惡作劇了，悟奇微笑道，是呀，祇是誰叫你這樣惡作劇的呢，鏡心喫了一驚似的，問道，你說甚麼，你說我惡作劇麼，悟奇正言厲色的道，老實對你講，現在我已查明那封匿名信，正是你寫的，你以為變換一些筆迹，別人就辨認不出，其實筆劃之間，各人具有各人的神氣，非有大本領，不能完全變掉，所以我先看了那信，再看了你寫的字，便看出那信正是你寫的，鏡心故意鎮靜著道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在那裏瞧見我的字的，悟奇便把任春紅家看見他寫的請客票的一回事，對他說了，又問他為何瞞著康侯，在春紅家請客，可是和春紅也有關係，鏡心低頭不答，悟奇又道，現在既已證明那信是你寫的，你已無狡辯的餘地，依我勸你，還是自己認了罷，再把他何寫那封信，害得他們夫婦分離的原因，據實說出來，我當替你向康侯說箇人情，叫他莫和你為難，我想他雖要和妻子離婚，卻尚未實行，你既出場去向他賠一箇罪，承認那信是你寫的，信上所說是真是假，你也據實說出，他忿著朋友之情，定能寬恕你，你若定不承認，我便要把搜羅全的證據一齊交給康侯，讓他正式控告你，你要曉得寫寄匿名信，是有罪的啊，那時候你受了法律的制裁，必然吃苦不少，後悔要來不及了，悟奇這一番連綿帶嚇的話，居然把箇尤鏡心嚇住了，他想這路委實不錯，與其到那時候受苦，到不如現在承認了，賠一箇罪，便可了事，豈不便宜，當下便道，那麼我便承認了罷，那封信果然是我寫的，信上的話，卻完全是我假造的，我所以幹這回事，實在爲了春紅，因爲伊和康侯十分要好，我雖竭力去敷衍伊，伊總

對我不很親熱。因此我便起了嫉妒之心，想把些舌頭，給康侯吃吃，出出我胸中的氣，於是我便想到了這箇主意，我本曉得康侯是箇愛情名譽，而偏於舊的一方面的，他若曉得他妻子有了醜行，定不能相容，小則吵鬧不休，大則和伊離婚，那時侯我便可在旁邊聽笑話了，這實在是我一時糊塗，做出這等事來，現在情願向康侯夫婦賠罪，祇求他們莫把這事聲張出去。保全我的名譽，宋先生，還要請你竭力在他們面前，替我說情纔好，悟奇點頭，又道：「你這事真做得害人不利己，他我夫婦倆，縱然因此決裂，試問你可能會因此得著春紅的歡心，和你要好起來麼，再有一層，康侯和春紅本來要好，他和妻子離婚後，或許竟把伊討回家去，你不是反成全了他們的好事麼，鏡心苦著感道：「是呀，但我當時糊塗極了，所有的腦力，祇向一條路上想去，那裏還想得到這些呢，悟奇隨即和他同到康侯家去。

悟奇先把這番情形，一一的對康侯說了，康侯聽完，非常動怒，因鏡心這樣侮辱自己，便也不顧他的面子，著著實實，罵了一頓，鏡心自然不敢開口，祇是連連賠罪，康侯本想不和他甘休，既而又想這一回事總是爲着春紅而起，倘鬧將開去，給外人都曉得了，自己嫖宿私娼，也有損名譽，不如就此了結，一則免給外人曉得，二則賣箇人情給鏡心，湊巧這當兒，悟奇也替鏡心討情，康侯便順水推舟，允許不和鏡心爲難，鏡心聽說，自然萬分感激，又說了許多好話，方纔作別走了，康侯又對悟奇道，宋先生，費你的心，現在已查出寫那封匿名信的人，曉得了那信上所說，都是他假造的，論理我們夫婦，儘可言歸於好，祇因伊平常出去，究竟在那裏去的，如今還未能明白，不知你可曾問道伊，悟奇恐怕說出淑瑛那番實在情況，愈增他的疑心，

反爲不美，便隨機應變道：「因爲注意偵查寫匿名信的人，這一層尙未問伊，康侯道：「起初是我妻子請你出來，偵查寫那信的人。如，我也要請你，查明伊平日的去處，如果伊要沒有歹處，並沒有壞行爲，我定當接伊回家，否則，……這也不必再說下去了，等你查明之後，再作計較罷。」悟奇道好，又道：「你既託我，我不妨去問伊一聲，等問明白後，再來給你的回信。此刻要告辭了。」

悟奇會見了淑瑛，便把鏡心因何寫那封匿名信的原因，告訴給伊，接著又問伊平日究有甚麼去處，淑瑛道：「我已對你說過，那去處再也不能說的，悟奇道：「你莫固執成見現在你所有的嫌疑，已消失了大半，祇須你把這去處說明之後，你丈夫便可接你回家，仍爲夫婦如初，你何苦不說呢，接著悟奇又拏輕重利害的話，比喻給伊聽，說了好多一會，伊的意思，方始活動，對悟奇道：「我所以不肯說，因爲這當中的情形，不但關係一箇人的名譽，而且關係一箇人的生命，我所以決定不說，但如今看這形勢，我若始終不說，和我的名譽和幸福，也很有影響。這真是箇南離了，宋先生，這樣罷，我把實話告訴你，你除掉再告訴我丈夫，好消除他的疑心外，千萬莫告訴給別人，你並須對我丈夫說一聲，叫他也千萬莫在旁人面前提起，悟奇點頭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既不關外人的事，本來不必告訴外人，你儘管放心，大膽說出來便了。」淑瑛道：「這有一箇姊姊，早已嫁人，如今伊已有三十多歲了，在伊未出嫁前，行爲有些不端，曾結識了一箇男子並和他私生了一箇男孩子，當時因不忍把這孩子棄掉，便由我姊姊私下寄養在，一家人家，後來那男子棄舊戀新，便不再和我姊姊往來了，我姊姊得著這一次教訓，便改變心腸，棄那

歸正，剛正我們的父母，替伊作主嫁了出去，我姊姊嫁後，很能遵守婦道，夫婦很是和好，祇是那箇小孩子，仍時刻在我姊姊心上，伊按月津貼那人家，託他們撫養，到了如今，那孩子已有五歲了，不幸在前兩箇月，他忽的害起外症來，很是沈重，自然要請醫醫治，因此花費很多，我姊姊私下本沒多錢，很覺供給不起，我見那孩子痛苦呻吟，心中不忍，便也接濟一些，好讓他趕快就醫，早些全愈，我因為不放心，便又常常去瞧瞧他，這一回事，其實和我無關，但我若公然的說出，和我姊姊的名譽，自然大有妨礙，倘再傳到伊丈夫的耳裏去，定要鬧得沸翻盈天，難免再要提出離婚，我姊姊本想做箇好人，偏偏這件事鬧穿，恐怕伊要一慟而絕，所以當我丈夫查問我的去處時，我便拏定主意，不肯說出，悟奇聽了伊這番話，覺得有些不近情理，又見伊說這話時，眼光閃爍無定，又不住的發楞，好似繼續不上的，心中已有幾分明白，等伊說完，便問道，那孩子既是你姊姊的私生子，和你可謂毫無關係，你何必常常去瞧他，回到家時，又何必滿臉的愁容呢，事到如今，你何苦再在我面前扯謊，我敢說那個小孩子，正是你在未嫁之前生下來的，所以你見他害了外症，纔會這樣關心，淑瑛猛然聽了這話，楞得說不出話來，悟奇又道，這也不妨事，橫豎這是你從前的事，如今既能改邪歸正，自當給你一條自新之路，也不必多所追究了，祇是你平日的冤枉你姊姊，你如何對伊得住，淑瑛低著頭，很慚愧的道，老實說，我並沒有姊姊，悟奇道，那末你未免糊塗了，你要曉得我來問你，是受了你丈夫的囑託，我若不能識破你的偽詞，竟把這番話，去告訴你丈夫，你有無姊姊，他自然曉得，他聽的這樣說，豈不要格外疑心麼，淑瑛低頭不響，悟奇又道，這雖是從前的事，但給你

丈夫曉得了，總覺不妥，你還是說是到朋友家去的，一面再託幾位朋友出來替你證明一下，你丈夫的疑心，定可消除，你們夫婦，還是夫婦，一場風波，便可平息了，淑瑛聽了，連連點頭獨是好，又非常懇切的，道謝悟奇成全的盛意。

後來過了不多幾天，悟奇在一家戲館中，瞧見他們夫婦倆，正並肩坐著看戲，他們見了悟奇，因相距好遠，不能交談，便都含著笑容，向悟奇點頭招呼，悟奇也朝著他們，笑著點了點頭。

亂離中的衣箱

一天早晨，宋悟奇老早的起身，盥洗之後，忙把報紙拿來瞧看，見上面記著當地的戰事，已經停止，許多逃難出外的人，都已搬了回來，再有許多人家，因為靠近戰綫，又因為種種困難，不能搬往別處去，便把重要的物件，裝在衣箱中，寄存在距離戰綫很遠的親戚朋友家，如今也已陸續搬回了，悟奇見了這些記載，心中很覺舒適，暗想滿天風雨，就此消散，地方上，未曾受著十二分的糜爛，總算是千萬分的僥倖，不過因這一回戰事，深受影響的人，必也不在少數，本來兵凶戰危，戰端一起，人們多少總要受害的，悟奇正在這獨自慨嘆時，忽見貼身服侍的小廝，推門進來，神色蒼皇，恩恩的道，外面來了兩位怪客，敲開了大門，直撞進來，大踏步，一直往樓上走，若非我阻攔得快，此刻早已衝到這裏了，悟奇見他這副慌亂的神情，不禁發笑，問道，他們現在那裏，他們的名片呢，小廝道，他們現在樓下客室中，我向他們要名片，他們都回說沒有，我想主人必不見他們罷，悟奇心想他們為甚麼這樣的跑來呢，不去管他，他

們既然前來，諒必有甚麼事故，便對小廝道，你去留他們到這裏來，小廝楞了一楞道，主人接見他們麼，我想他們二人，必都有神經病，不如拒絕了罷，悟奇道，你懂得甚麼，你祇聽從我的分付好了，小廝這纔退出去。

過不多會，門又開了，走進兩個人來，悟奇忙定睛瞧看，見二人都三十歲左右，面貌端正，衣服整齊，是上等人的模樣，祇是臉上都露著怒容，正要起身招呼，他們已同時高聲問道，家麻偵探宋悟奇先生，便是閣下麼，悟奇點頭應是，並請他們坐下，問他們的姓名，一個姓吳，名叫次芝，那一箇也是姓吳，名叫郁文，原來正是同族兄弟，悟奇接著又問他們的來意，次芝搶先答道，論理這是我們族中的醜事，不該張揚出來，可是這一口冤氣，我委實按捺不下，便也顧不到那一層了。伸手指著郁文，怒氣勃勃的又道，虧他平時還自命是道德君子，竟趁這兵荒馬亂之中，吞沒族人的財物，心術的陰險卑鄙，簡直不堪設想了。……郁文聽到這裏，忍不住的，高聲喝止道，你再要這樣說麼，你的面皮，真箇比牛皮還厚，你的心肝，真箇連狗狼還不如，自己派人來把衣箱取去，竟會翻臉不承認，硬說是人家吞沒，叫人家賠償。……宋先生，這分明是詐欺取財啊，詐欺取財，是應該担负刑事罪名的啊，次芝正待辯論，悟奇忙攔住道，你們且慢爭論，我想二位來到這裏，諒必是要把這件事，講給我聽，那末又何必儘著爭論呢，次芝忙道，這話很對，待我先講給你聽，還要請你替我偵查一下，郁文冷笑道，這種事是要講情理的，而且你有證據在我手裏，我怕你做甚，你莫以爲先入之言，容易動聽，你要先說，便讓你先說好了，次芝便對悟奇道，待我從頭講起，在那開戰之先，我家的住處，不幸正靠近戰

線，本想遷避，怎奈人口衆多，遷動不易，再則那時候的房租，貴得駭人聽聞，一時也覓不到相宜的房屋，若是不搬呢，礮火無情，不必說是把人打死，倘因礮彈爆裂，房屋著火，燒得乾乾淨淨，那也萬分不了，而且更怕敗兵潰卒，動手搶劫，我正在沒有主意的時候，承這位郁文族兄的盛情，特地到我家裏，對我說事機緊急，應該早打主意，遲了怕來不及，我便把那爲難情形，對他說了，他聽了我的話，我見他著實沈吟了一下，他便對我說，他家住的那所在，很是安甯，萬如一失，可惜房屋太狹窄，否則儘可搬去暫住，又說不能因爲沒有法想，便遲延坐誤，總得在無法之中，設箇方法纔好，我說已躊躇再三，竟然沒有方法，他忽的說他有個方法，我聽了，很是歡喜，忙問他是甚麼方法，他裝出很爲難的模樣，對我說全家遷避，果然艱難，不如先把家中緊要的物件，收攏在一起，寄存到妥當的熟人家去，萬一到了緊急的時候，空身人總容易逃走，等到戰事平定後，再把那寄存的物件取回，仍可做一家人家，不致於家產蕩失，窮無所歸，我聽了他這話，覺得果然有理，便滿口贊成，祇說寄存到那一家去，纔妥當可彙呢，他便叫我寄到他家去，說是人雖住不下，一些物件，尚有放處，我想彼此既是同族，他又素來以道德君子自命的，當然可靠，我便答應了他，並和他約定，準定明天午後，送到他家，他隨即高高興興的走了，他走了之後，我便督同家人們，趕忙收拾，把重要的物件，共裝了三隻衣箱，我本想親自送去，湊巧頭痛得厲害，懶怕外出，便差了一個多年的老用人送去，我並寫了一封信，叫他帶去，信上寫明送來衣箱三隻，收到後，寫一回信，那老用人去了不久，便回來了，帶回一張信，上面寫明收到衣箱三隻，當妥爲收存，我見了自然很放心了，後

來戰事雖然劇烈，所幸軍士紀律尙嚴，並沒有搶劫的事，託天之福，我家的房屋，也未受礮火的損傷，這不能不算是萬分僥倖了，現在戰事已息，地方上的安甯，已漸次恢復，我便想到那三隻衣箱，心想可以搬回來了，昨天午後，我仍寫了一封信，叫那老用人到郁文家去取，不料去了回來，卻是空手，據老用人告訴我，郁文曾對他講，說那三隻衣箱，在昨天午前，已由我派人去搬回，怎麼又去搬呢，當下我聽了這話，萬分奇詫，昨天午前，我何嘗派人去搬，這當中必有誤會，我本想隨即趕去，問箇明白，怎奈天色已晚，往返必來不及，祇得忍耐一夜，今天一大早，便連忙趕到郁文家，他仍對我那樣說法，並說那人來取時，有我親筆的信，叫他把手衣箱三隻，交給來人帶回，所以他如今是不負責任了，他雖這樣說，可是我在先並未寫甚麼信，派人去取，衣箱三隻，我也委實未曾收到，當初我是交給他的，如今他怎能不負責任呢，再則那三隻衣箱中，倘祇是些衣服，所值無多，我看在同族的面，未嘗不可就認喫一箇虧，但是那箱中所裝的，都是緊要物件，換句話說，便是我一家所有都在當中，倘沒有了，我們一家人，立刻便將不了，便將有窮困之憂，因此我不能不追究啊，宋先生，因有現在這變故，我便想到先前，的情形，委實令我疑惑，郁文和我，難是同族兄弟，但平時並不常常往來，一箇日當中，難得見一兩次面，他平時且不常到我家來，怎麼在兵荒馬亂之中，卻會特地跑來，又那樣關切的，替我出主意呢，說不定那時候他已有了存心，也論不定，方纔我和他爭論了一番，我定要叫他賠償我，他却反咬我一口，說我是設局欺騙他，依我的心，就得去控告他設計謀財，但畢竟有同族的情分，暫爲留他一些顏面，和他同到這裏，請你偵查一下子，等查出了

真憑實據，是他圖賴，那時候他若肯把原物退還我，我也便不知他爲難了。宋先生，這件事關係重大，務必請你出一些力纔好，說到這裏，又拱了兩拱手，郁文見了，冷冷的道，你說完了麼，你沒有話再說了麼，可輪到我說了，又對悟奇道，宋先生，他已經說過的，我當然用不着再說，我祇說我這一方面的情形好了，我去到他家叫他把緊要的物件，搬到我家裏，委實是關照他，敢對天發誓，決無別種念頭，至於我平常果然不常到他家去，他方纔會說我怎會忽想到他，特地跑到他家去，要曉得這當中也有箇道理，原來有一天，我和幾位族人和親戚們，談起搬避亂的事，有一位親戚，便提到了他。說他家不知可曾搬動，因此我便想著了他，不想著，到也罷了，想著了時，便覺很放心不下。第二天，我便去到他家，因他問我可有甚麼方法，我這纔叫他把重要的物件，先行搬走，又因他說沒有妥當的地方，我這纔叫他把物件搬到我家去，方纔他也是這般說，可見我是決無成見，更談不到甚麼詭計了，他把那三隻衣箱派人送到我家後，我便替他妥爲收存起來，此後因爲往來不便，他既未到過我家，我也未曾到他家去，一直到了昨天上午，忽然來了一人，擎着一封次芝寫給我的信，叫我把那三隻衣箱交給來人帶回，次芝本未和我約定，必須他親自來取，而且他送來時也是派人來的，如今既有他的信，我自然把那三隻衣箱交給來人帶回了，不料到了午後，他又派人來取，宋先生，這不是怪事麼，若說上午的那人，是來冒領的，他怎會有次芝的信，而且他早不來冒領，遲也不來冒領，剛巧在昨天上午，搶先一步，未必會這樣湊巧罷。再則今天大早，次芝來到我家，論理應該先向我打聽那人的情形，商量個追查的方法，他卻竟和我翻臉，一見面，便罵我是圖賴，並罵了許

多難聽的話，因這種種情形，我所以疑心他有意做出這圈套，分出箇上午和下午，好來向我索賠，但是我問心無愧，怕他做甚，我本可置之不理，祇因這聲名若傳揚開去，外人不知底細，難保不生誤會，因此我便想著了你，拉他同到你這裏來，請你偵查一下，看究竟是他設計詐財，還是我存心圖賴，我情願多預備些錢，拏來酬謝你，到不肯中他的詭計，便宜了他、

悟奇聽他們雙方都已說完，略為沈吟了一下道，這件事誰是誰非，我想很容易弄明的，送衣箱，取衣箱，都有信件作證，如今祇須把那信件拏出來，瞧一瞧上面的筆迹，便可明白了，郁文拍了拍手道，著啊，昨天上午，那人拏來的一封信，如果不是次芝親筆寫的，我定不肯把三隻衣箱交給他，因為正是他的親筆。我自然毫不疑心了，這事真箇危險，幸虧我把這封信收藏起來，如果隨手擲去，落在無憑無證，到要吃他的大虧呢，次芝也道，是呀，就拏這封信說，我如果存心欺詐你，先悄悄的派一箇人，向你取回那衣箱，然後再派人公然的向你索取，那末我怎肯親筆寫那封信，送箇憑據給你呢，郁文道，這個我可不能曉得了，總之有你親筆的信，我把那衣箱交給那人，我，些不錯，無論你收到與否，我都可不負責任了，次芝道，但是那封信並不是我寫的，郁文道，是不是你寫的，我不曉得，我祇曉得那筆迹委實是你的，次芝道，我委實不會寫，筆迹縱然相同，也必是旁人假冒，郁文道，誰假冒呢，次芝恨恨的道，虧你再來問我，假冒的人，自然正是你了，你因為要圖賴我那三隻衣箱，便假冒我的筆迹，寫一封信，好作為卸責之用，要曉得天下的事，沒有這般容易的，郁文道，我不和你多辯，我們既已同意，要請宋先生偵查，便等他偵查個實在出來，說一句到底的話，不是我圖賴，便是你詐財，總不

過是我們一人的事。

悟奇也從旁解勸道：「不請甚礙事，必得實方做上前去，空言辯論，是不能有結果的，你們二位，都不必再多說了，朝著郁文問道，次芝遂衣箱給你的一封信，昨天上午的一封信，你可曾帶來？」郁文道：「都已帶來了，悟奇道：「那末可取給瞧瞧，再有昨天下午的一封信，我想你必未收下罷，郁文道：「正是，因為三隻衣箱，他已派人來取去，這封信我未便收下，當即仍交給來人帶回去了，說時，已從衣箱中取出兩封信來。這那重的交與悟奇，悟奇接過來，並不瞧着，又問次芝道：「郁文收到你送去的衣箱，寫給你的回信，你可曾帶來？」次芝道：「幸甚不曾帶來，否則如今他要圖賴，我格外沒法抵制他了。」郁文道：「這封信我正要帶在身邊，說着，便取了出來，遞給悟奇，並道：「這裏再有一封信，便是我昨天下午寫給他，被他退回的。」當下悟奇便把這四封信，都攤在桌上，排出次序來，第一封，是次芝，第二封，是郁文的信，第三封，是郁文收到衣箱，寫給次芝的回信，第三封，昨天上午，郁文寫給次芝的信，第四封，是郁文退回昨天下午，送給郁文，被郁文退回的信，悟奇先瞧第一封，是次芝寫的，第二封，是郁文寫的，第三封，是次芝寫的，也是用鋼筆寫的，墨水也是紫黑色，第四封，又是用鋼筆寫的，墨水也是紫黑色，又是用藍墨水，信箋，也是用鋼筆寫的，墨水也是紫黑色，第四封，又是用鋼筆寫的，墨水也是紫黑色，又是用藍墨水，寫鋼筆寫的，悟奇再舉第三封和第一封比較，見筆迹果然不同，再和第四封比較，也毫無差異，這三封信，委實像是一個人的手筆，讀了都像是一次芝的親筆，心中疑暗想道：「難道，當然是次芝設計詐財麼？不過他方纔這幾句話，說得很有道理，理由卻是充足的，他說：他如果居心欺

詐。怎敢寫這第三封信，落個憑證在人家手裏呢，既不是他寫的，自然是別一個人了。這人因想冒領他的三隻衣箱，便摹仿他的筆迹，這也是罪史中常有的事，但這人是誰呢，瞧這第三封信的信箋和墨水，和第二封信，正是一般無二，難道竟如次芝所說，是郁文居心圖賴麼，不過看郁文的神情，再聽他的言語，都很理直氣壯，不像中心有何畏懼的，雖說不可以貌相人，但察言語觀色，實在是偵探家不可忽略的事，因為從神色之間，常常能看出破綻，作破案的線索啊，悟奇想罷，先問次芝道：平常你用信箋和墨水，可有一定的麼，次芝道：沒有一定的，不過藍墨水因用慣了，平常都是用藍色的，別種信箋，都已用完，近來用的，都是這種瑞典紙的八行箋，悟奇再問郁文道：你呢，郁文道：我雖無所謂一定用甚麼，但平常都是用西式信箋，因為拏鋼筆寫起來，便利得多，墨水也都是用紫黑色的，久而久之，習慣便成了自然了，悟奇點了點頭，又道我既答應替你們偵查，總得有個實在，你們不必再多所爭論，這四封信暫為放我這裏，你們靜等我的消息好了，悟奇又問明他們二人的住址，他們二人，隨即告別去了。悟奇先從這四封信上，著手研究，研究的結果，覺得次芝決無可疑之處，若問他設計詐欺，那末他決不會這樣粗心，落一封親筆的信到人家手裏，所以惟其那筆迹相同，正是證明他決非詐欺了，至於郁文，卻比較的可疑些，因為那第三封信的信箋和墨水，都和第一封一般無二，也便是郁文日常所用的，也許當他偽造第三封信時，不曾想到會有人在信箋和墨水上比較，便仍用他慣常用的信箋和墨水了，這一種疏忽，尚在情理之中，總而言之，拏他們二人比較，郁文似乎比次芝來得可疑些，不過案情的奇幻，往往會出乎人的意料之外，在未得真憑實據以前，

總不能箇下確定的判斷。

悟奇的心中，既存著這種見解，他便先從郁文一方面著手偵查了，因郁文曾說過，因為有一位親戚說起次芝，郁文纔想著了次芝。纔到次芝家裏去，這話看來無甚希奇，實在卻很關緊要，如果是假的，郁文怎的到次芝家去，可見必抱着他種的目的了，悟奇便先打聽常和郁文見面的幾家親戚，再向他們打聽有沒有那一回事，一連問了幾箇人，都回說不曉得，問到最後一人時，他說有一天，有好幾箇人聚在一起閒談，他曾提到次芝，郁文當時便說提到了，到覺放心不下，早晚定當到次芝家去，看他家可有甚麼準備，悟奇聽了這話，暗想道，那末郁文的話，果然是真的了，既是真的，便苦行專爲闢切而去，也論不定，接著悟奇又向這人打聽郁文的家事，據這人說，郁文家境很豐富，他雖早年失怙，但他父親死後，曾留下一份財產。他又生得精明強幹，這幾年來，經之營之，財產便又增多了不少，夫人也賢德，並已有了一兒一女，他的境運，總算是美滿的了，惜乎有一箇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實在是他的心腹之患，因為他父親在日，曾討過一箇妾，祇因他母親很是厲害，一定不許妾進門，他父親祇得把伊安頓在外面，一兩年後，伊便生了一箇兒子，照世俗的習慣，妾生了兒子，身分便增進了許多，但他母親因為已生下了他，自己已有了兒子，自然不希罕妾的兒子了，仍不許伊母子進門，這樣又過了幾年，這妾生病死了，伊的兒子，將無留身之地，他母親因念著血統關係，纔把這妾的兒子領進門來，撫養長大，如今已有二十多歲了，名字叫做鼎熾，大概因為從小兒缺乏母教，後來雖曾讀了好幾年書，卻仍是一副下流脾氣，不求上進，專和一般無賴少年，終日鬼混在一起，又自命

是富家子弟，把銀錢看得泥沙一般，浪用無度，幸虧還有些懼怯郁文，祇敢向他零碎遇些錢用，不敢多所要索，郁文卻認定他是箇敗家之子，將來不知怎樣結局呢，郁文最反對納妾，也許是有感而發呢。

悟奇問出了這番情形，如獲異寶似的，高興得了不得，以爲次芝和郁文糾紛不發出一重疑案，再經過一番調查，必然能箇剖解明白了。

這一天，悟奇特地把郁文和次芝都約到他家裏，他當見了悟奇的面，自然便都探問衣箱的事，可曾查明白不曾，悟奇笑著說道，你們且莫性急，待我取一件東西，給你們瞧瞧，說時，拉開他寫字臺的抽屜，掣出一副金鑲珍珠鐲，珠鐲大光彩又奇，價值必然很貴，次芝一見，驚異的跳起身道：這珠鐲不正是我的麼，不正是我那衣箱中的物件麼，悟奇仍笑著道：果然是你的呀，可是我並非從衣箱中取出，卻是向一家典當鋪裏查出來的，次芝很驚異的道：怎麼會到了當舖裏的呢，是了，必是那箇惡賊吞沒了我的衣箱，打開箱蓋，見有這一副珠鐲，便掣去當錢使用了，郁文也站起來，驚奇萬分，忙問道，宋先生，你可曾查出是誰當的，悟奇把這珠鐲放在桌上，朗聲說道，你們都請坐下去，待我把這當中的情形，講給你聽聽，前次，我打聽出一箇人來，這人往常的行爲，很是不端，不求上進，用錢無忌，我當即認了他和這三隻衣箱的事，很有嫌疑，我自便再打聽他最近的行爲了，一經打聽，便打聽出他在這幾天中，手頭很充充足，常常有幾百元的鈔票，放在身邊，僮子裏吃酒，賭場上賭錢，比較往常，要闊綽到幾百倍以上，可是他家有長兄，他又素來懼怯長兄，家中雖然有錢，萬不會有這許多錢，到於手裏，

讓他亂用，我便格外疑心他了。再經過一番偵查，又查出他那許多錢，都是拏物件當出來的，第一次拏去當的，便是這副金鑲珠鐲。我想他的原意，本是想陸續拏些物件去當，後來因曉得次芝追查為三隻衣箱，很是緊急，他沒有妥當的地方，可以收藏，便把那騙來的三隻衣箱，一齊擡去當了，借當舖裏，做儲藏賊的所在，這主意也到不錯。我既探出這番情形，便趕到那家當舖裏去問，湊巧那當舖正是我熟人開的，我便能瞧見那三隻衣箱，見箱上都貼有籤條，不過不是現現貼上去的，那籤條上的字，正是次芝寫的，那末那三隻衣箱，自然正是次芝之物了，因此我便曉得那三隻衣箱，既不是次芝設計欺詐，也不是郁文有意圖賴，卻是被第三者冒領去了。次芝和郁文聽到這裏，不約而同的問道，這第三者是誰呢？悟奇道，講到這第三者，和次芝也有些關係，不過不及和郁文的密切罷了。這平平時本恨郁文不肯給錢他用，他便趁這時候，想出這冒領的主意來，一來自己可以有錢使用了，二來也叫郁文吃些虧，平平他的恨氣。郁文聽了這話，心中已有些明白，但仍裝做不知，問道，究竟是誰呢？悟奇道，你猜想不到麼，正是你那庶出的兄弟鼎熾啊，郁文聽說果然和他氣得說不出話來。他在椅子上，不停的嘆氣，次芝卻冷冷的道，宋先生，你雖查明這並不是郁文幹的事，但幹這事的人，正是他一父所生的兄弟。他當然也不應負的責任，他當然也要負賠償我的責任，郁文仍氣得不響，悟奇替他們排解道，好在三隻衣箱，並未分散開來，不過當在當舖裏，儘可拏錢去贖出來，這事便可完結了，又對次芝道，你須念著郁文也是受騙，和你的地位一樣，你更須念著同族的情分，不必翻面，讓郁文向鼎熾討出那三隻衣箱的當票，拏錢去贖出來還給你好了，這副珠鐲，本是我向

那當舖中借來，給你們瞧看，當做證據的，如今我當仍還了去，郁文，你一同備錢去贖罷。

自討苦吃

晚餐後，悟奇和窺微坐在書室中的洋臺上納涼，窺微忽的問道，李元卿的兒子小寶被匪徒綁去，現在有沒有限價勒贖的信奇來呀，悟奇答道：沒有我想信是一定會奇來的，卻未必會這樣快，因為小寶是在昨天晚間被綁去的，祇有今天一天的工夫，未必來得及便有信寄來罷，窺微點了點頭，停了片晌，又問道，小寶是怎樣被匪徒綁去的呢，昨天夜裏，我從外面回來時，李元卿已把當時的情形告訴給你，我祇約畧聽得幾句，不很清楚。此刻閉着無事，你何妨講給我聽呢，悟奇道好，便道，近來綁票案本是迭出不窮，李小寶被綁，並不是甚麼離奇罕有的事，而且他被綁的情形，也很簡單，並無可令人特別注意的所在，據我現時的推想，不過是一樁平常的綁票案罷了，據昨夜李元卿起來告訴我，說是昨晚晚飯後，他家裏的人，因天氣很熱，開着大門，一同坐在門裏天井中乘涼，那裏本是一箇僻靜的所在，大門前面，是一片大空場，大門開着時，門外的風正好直吹向裏面去，所以他們每天晚間在天井中乘涼，都是開着大門，昨晚坐在天井中乘涼的，共有好幾箇人，如他的夫人，他的姨太太，和他自己，再有一箇丫鬟和兩個婢女，也坐在天井的那一邊，小寶卻已由他的乾媽陪着在樓上睡覺了，他又道，約摸在十一點多鐘時，我聽見有一陣汽車的行動聲，我們那裏，原非通衢大道，時候稍爲遲些，經過的行人便很稀少，但在夏季中，雖遲到一兩點鐘，兜風的汽車，也有行過那裏的，不過不很多罷了。

，所以我聽見了那聲響，毫不介意，誰知過不多會，我又聽見大門外，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忙擡頭朝門外瞧着，見大門外邊，已湧現出幾箇梢長大漢，都是身穿短衣，頭戴草帽，他們站立門外，朝門裏略一張望，便大踏步走了，進來，我正要喝問他們做甚麼，他們已各自把手鎗揚起，朝着我們，內中有一箇大漢，再走到我面前，把手鎗對準我的胸膛，放出高亢的聲音，對我道：你倘敢喊一聲，或是動一動，就請你嘗嘗這鎗彈的滋味。他講話的口音，好像是紹興人我爲勢所迫，祇得不聲不動了，至於我的妻子，更是嚇得甚麼似的，仍坐在那張藤椅中，抖做一團。我那箇妾，且嚇得坐不穩了，從坐椅上攤倒在地上，用兩隻手把臉遮住，那丫鬟和娘姨們，不用說，也都嚇呆了，好像是木頭人一般，我自己心中原也很害怕，卻還能勉強鎮定着，神志還很清醒，瞧見和我講話的那大漢臉上戴着假面具，又瞧見他們共是六箇人，那五箇人，都窺着本來面目，都是濃眉闊目，分明是下流人物。他們當即留下、四箇人，站在天井中，各執手鎗，監視着我們，那箇戴着假面具的大漢，卻領着一箇同黨，都把手鎗舉得高高的，步武很是迅速，走過了客堂，再蹬蹬的一直上樓去了。那時候，我總以爲他們的來意，必是搶劫我家中的財物，不料他們隨即回到樓下，那箇戴着假面具的大漢的懷中的，卻緊緊抱着我的獨生子，小寶、小寶已經六歲，智識已開，他大概也是嚇昏了，被那大漢抱着，既不哭喊，也不掙扎，我這纔曉得他們是爲着擷取我的兒子而來，是要把我兒子劫去，再限期勒贖。他們正是綁票匪，我這纔有慌起來，因爲他們倘竟在擷取財物，我至多不過損失些財物罷了，若把我兒子劫去，將來勒贖的代價固然很巨，稍不遂意，必更將撕票，我祇有小寶箇兒子，眼望着他落

到了綁票匪的手裏，怎能不高分發急呢，我妻子聽見了急得大叫了一聲。監視我們的四個匪徒中，有一箇立刻把手鎗一揚，可憐伊嚇得又不敢作聲了，伊又想奔到小寶前，卻也被我箇匪徒攔住，並被那匪徒踢了一腳，我忙鎮定住心神，和那戴着假面具的天漢婉言懇商，要請他放下我的兒子，我家中的銀錢衣飾，任憑他們擄取，事後且絕不張揚，但是我這話尙未說完，他已首先向門外走去，其餘的五箇匪徒，也隨着他走出，走到了大門外，有一個匪徒，並敢，趨前，我們赤手空拳，自然不敢追出去，其實縱然追出去，又有甚麼用處，說不定且受他們的傷害，我們祇得都望着他們抱着小寶揚長而去，隨即又聽見汽車行動的聲響，我們曉得他們已上車去了，他們走後，我們大眾的心神，纔稍稍寧定，伴着小寶睡覺的那箇乾媪，也從樓上下來，伊說伊聽見有人上樓，以爲是家裏的人，及至那重大急遽的脚步聲，到了伊的房裏，伊纔掉頭瞧看，見是兩個陌生的男子，正要呼喊，他們已都舉起手鎗，命伊不許作聲，有一個人立即走到牀前，把小寶從牀上抱起，仍和那一個一同下樓，我聽了，那乾媪的一番話，再回想那些匪徒進門後的情形，他們對於我屋中的路徑，和我家中的狀況，分明很是熟悉，他們任事前，分明會有精密的計劃，我想小寶已被他擄去，自當趕快研究搭救他的方法，便立刻趕到冰室裏來了，元卿把肇事時的情形，一一的告訴給我後，又重重的拜託我，替他設法，把他兒子趕快搭救回來，我想這是一樁綁票案，不比那些暗殺等等的案件，用不着前往肇事地點，實地查勘，當下，我便對元卿說，他們既乘汽車逃走，必已逃得極遠，無從追趕，祇有另想別法，偵查他們巢穴的所在，倘能偵查明白，再先行設法把小寶搭救出險，然後再去捕捉他們，我可說他們

既是綁匪，票既綁去，一兩天內，必然有勒贖的信寄來，最好等他們的信寄到之後，便在那封信上着手研究，諒必能尋出一些線索，作爲進行偵查的根據，元卿對於我的意思，很表示贊成，後來他和我雖又談了好一會，但你已經回家，坐在一旁聽見的，此刻當然不須我再說了，窺微道，就這番情形觀察，雖說不過是一樁普通的綁票案，但我以爲有兩點應該注意，悟奇很起勁的問道，那兩點呢，窺微道，第一那匪徒共是六個人，其中五個，都露着本來的面目，祇有一箇，卻戴着假面具，他當然是恐怕真面目被人瞧見，那末他姓李元卿說不定是素來相識，第二他們走進李家的大門去，並不詢問，便一逕登樓，又有如探囊取物似的，立即將小寶劫到手，他們倘非素來熟悉李家的景況，怎能如此呢，悟奇道，話雖有理，卻也未必盡然，關於第一層，昨天夜裏，我已經問過元卿，據他說他認識的各式人等當中，並沒有紹興人，那四大漢所以單獨的戴着假面具，也許另有原因，並非因爲是和元卿相識，至於第二層格外不希奇了，綁票匪在實行綁票以前，大概總先把對方的一切情形，探聽得清清楚楚，祇須留心迭次綁票案發生的案情，便可瞭然了，然而也不過是理想之談，究竟真相如何，還得待事實來證明，纔能知道實在。

悟奇和窺微談到這裏時，有一陣汽車上的喇叭聲，隨風吹送過來，悟奇便道，必然是李元卿來了，他那汽車上的喇叭聲，我是分辨得出的，他的倆從洋臺上朝外瞧，果然有一輛轎式的大汽車向門前馳來，隨即停在門外，車中走出一人，悟奇又道，如何果然是李元卿來了，他或許已接到匪徒寄來的勒贖的信了，過一片刻，一箇僕人拿着李元卿的名片，前來通報，悟奇付與

請客人上樓，到書室中來。僕人答應退出，李元卿隨即走進書室，這當兒，悟奇和窺俱已從洋臺上回到室中，兩下裏見了面，元卿不及周旋，聲調很急促的便說道：「宋先生，你真是料事如神，限勒價贖的信，果然已由郵局寄來了，要我拿出二十萬元，贖回我的兒子。我那來這筆巨款呢？說着很鄭重的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，遞給悟奇。悟奇一壁請他坐下，一壁把信接過來，從信封中抽出信紙，見上面寫道：

元卿先生台鑒，昨晚多多驚擾，甚歉甚歉，令郎在敝處甚安好，吾等奉之如上賓，視之如財神，絕不敢稍苛待之，儘請放心，吾等出此下策，實因社會上貧富階級太懸殊，受飢寒所迫，不得已而爲之耳，倘先生樂善好施，出二十萬元周濟吾等，吾等固當立將令郎送還，且當謹誌盛情，容圖報稱，若先生不此之圖，仍欲假借金錢之魔力，購緝吾等，則令郎方在吾等掌握之中，吾等隨時可與以相當之懲治，然而吾等終不信先生因吝惜二十萬之金錢，忍令獨生之子慘死於刃槍之下也，如何，惟先生善自擇之，限明日午後，予吾等以明瞭之答覆，大丈夫作事，一言爲定，幸弗效婦女之流忸怩作態，回書請置於尊居後門首垃圾箱上鐵蓋之夾縫中，吾等自能來取也，一個窮人啓，六月十四日。

悟奇讀完了這封信，連信封一同再遞給窺微，一壁問元卿道：「你幾時接到這封信的？」元卿答道：「還不多一會呢，我接到了這封信，隨即便到這裏來了。」宋先生，你瞧這件事應該怎樣辦是好，小寶原是獨生子，我當然不忍聽他身遭不測，但二十萬元數目也太大了，而且我一時也籌措不着啊。悟奇聽他這話，忙問道：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是願意備款取贖，不過不答應二十萬元罷。」

了，因此我有一箇先決問題，須得請你立刻答覆，然後再作其他的計較，你對於這件事，究竟抱着何種願望，倘然不願和那班匪徒爲難，以免後患，祇想救回小寶，那末你就和他們在價格上磋商，不必有其他的舉動，如果，……元卿已猜到悟奇的意思，不等他說完，搶着便道，講到我的願望，很是奢大，既想不費一文，把小寶安然救回，再查查那班匪徒的實在，把他們一齊捉住，替社會上除箇大害，不過這不是容易的事，祇有你能辦得到，就請你盡盡力罷，一來成全了我，二來也顧全到社會，悟奇道，你是當事人，不能不徵求你的意見，你既這樣說，我們便在救人捉匪上着想了。

窺微已把信讀完，說道，這封信到寫得很好，措詞既委婉，又惡辣，我想綁票匪當中，必沒有這樣的人才，必是託人代寫的，他拿着信封，又道，瞧這信封上的郵局的印戳，是第六號信櫃，第六號信櫃，我記得是在寧福路，……悟奇微微的笑着說道，不用說了，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必是以爲這封信既是投入第六號信櫃。那班匪徒，必然是住在寧福路上，或是附近一帶，其實這是你一己的謬想。那班匪徒，必然不是至此，他們倘果真住在那裏，怎肯再把這封信投入第六號信櫃，給我們一箇暗示，引導我們前去捕捉他們呢，據我寫來，他們既把這封信投入第六號信櫃，他們的住處，必然離開寧福路很遠，窺微聽了這番話，也覺得自家這見解，真箇太幼稚，不禁很難爲情，便不再作聲了，元卿又對悟奇道，他們這信上，限我明天午後答覆，我倘不答覆，他們必將誤會我是置之不理，說不定竟實行撕票，倘然答覆，應該怎樣措詞纔好呢，我們實在的意思，當然不能告訴給他們啊，悟奇略爲沈吟了一下道，答覆一定要答

覆的。覆信上，不妨迂緩其詞，和他們姑作價格上的磋商，作爲緩兵之計。同時我再細加考慮，搜尋一個進行偵查的線索，倘能查明實在，你可直搗他的巢穴，救人捉匪，同時並行，元卿聽了連聲稱好。

窺微因爲方纔說出那思想幼稚的話，很想表示一些本領，彌補那個缺憾，便鄭重說道：我到有個辦法在此，十有八九，能尋查出那班匪徒的巢穴，這辦法且很簡單易行。李先生可寫好一封覆信，依照這信上的話，於明天午後，放在鄰居後門首垃圾箱上鐵蓋的夾縫中，同時派一個心腹得力的人，藏匿在背地裏，他們當然要派人來取覆信。取到之後，又必回到巢穴中去商量，那藏身的人，便可悄悄的尾隨着他，這樣不是便曉得他們巢穴的所在地了嗎？或者瞧見有人來取那覆信，便把這人捉住，再細細的盤問他，也不怕他不說出實話，我這方法不是很好嗎？元卿本不認識窺微，方纔也未嘗招呼，此刻纔動問道：荒唐得很，尙未請教尊姓大名，窺微以爲必是自家這箇方法，引起了他的欽佩之心，所以特來周旋，便很得意的回答了他。悟奇又替他鼓吹了兩句，元卿再對窺微道：你這方法好極了，不過那個藏在背地裏的人，必須是足智多謀，纔能隨機應變。我想就請李先生辛苦一場。我並以爲最好是隨着那個來取覆信的人，前去瞧瞧他們的巢穴，然後再設法救人捉匪，倘若把那人捉住，這事反有微裂之象了，窺微道：這話也有理，你既委託我，我自當遵命，悟奇忽對窺微道：但是你要曉得那班匪徒不是蠢笨如牛的人，他們必能防備到來取覆信時，有人在暗中窺探，他們取這覆信，說不定並不是派人前來，卻另有其他的方法，那末你雖藏在附近，必然不瞧見有人到來，更談不到隨着那人前去偵查他們

的巢穴了，不過你這方法縱然無益，卻也無害，你不妨前去試上一試。

李元卿家內後門外，是一條弄堂，弄堂這一邊，是李家的後門和側面的牆壁，那一邊卻是一方空地，也是李家的地產，有一道細竹編成的籬笆，隔在空地和弄堂之間，籬笆的那一頭，有一道小門，可以出入，平常都是虛掩着的，這籬笆正在那垃圾箱的側面，窺微便揀定這方空地，做他的藏身窺探之所，他在家吃過中飯，便忽忽去到元卿家，據元卿說，覆信已經寫好，已趁着弄堂中無人之際，親自放在那約定的所在了，窺微不敢耽擱，忙從大門出來，兜到後門口，定睛朝那垃圾箱的鐵蓋瞧着，見鐵蓋和箱的頂面距離的夾縫中，露出一些紙角，倘不特別留心是不會瞧見的，知道正是那封覆信，又朝四下裏一瞧，見並無一個人影，便大踏步走到那道小門前推門進去，仍把小門關上，再揀了一個所在，剛正對着那垃圾箱的側面，從籬笆上的隙縫中，朝外瞧看，很是清楚，便蹲着身子，耐心等待，在他的意思，以為悟奇那番話，必是過慮，太把匪徒們看高，他們既約定把覆信放在那夾縫中，必然派人來取，他心中原抱着絕大的希望，不料一直等到天色將黑，始終未曾瞧見一箇形跡可疑的人，走到弄堂中來，慢說有人走到那垃圾箱前，伸手取那覆信了，他祇瞧見附近人家的幾個用人們，拿着糞箕，走到垃圾箱前把垃圾倒入箱內，又會瞧見李家也有一個娘姨，從後門走出來，手裏提着一隻小藍，走到垃圾箱前，祇因伊是站在箱的側面，剛正背朝着窺微，所以窺微不曾瞧見伊倒入箱中的是甚麼，伊回進去時，小藍裏卻已空無一物了，此外便沒有走來的人了，窺微很覺得奇怪，暗想莫非匪徒們臨時有了變動，不來取覆信了嗎，又想莫非悟奇的話果然說中，他再另用其他的方法取去了嗎

他想到了這一層，不禁有些狐疑，要出來瞧瞧究竟。弄堂裏正沒有人，他忙推門出來。朝那垃圾箱走進幾步。定睛瞧時，那夾縫間，已不見有紙角了，忙再走到箱前，仔細察看。那夾縫間，那裏有那封覆信的形影，那覆信往那裏去了呢，他藏在一旁，服睜睜的望着，不曾離開過一步。誰能瞞過他，前來把信取去呢，縱然用其他的方法，也不能使他絕無覺察呀。他越想越驚詫，幾乎失聲大叫。

窺微失望之餘，懊喪極了，既不回到李家去，把這番情形告訴元卿，也不回轉家去卻去到他一個朋友家，吃過晚飯，一同出來看戲，消遣解悶，又在那朋友家住了一宿，直到第二天中飯時，方纔回去，走上樓，跨到書室中，見悟奇正和元卿談天，元卿一眼瞧見了他，立即高聲道：「哎，你住那裏去的呀，昨天我在家中直等到天黑，不見你來，悄悄的走到後門首的籬笆前，朝裏張望，也不瞧見你，那封覆信卻已不見了。」後來又打電話到這裏來詢問，又說你並未回來，我急得甚麼似的，以為你必是瞧見了那偷來取覆信的匪徒，不知怎的，你反上了他的圈套，也被他劫去了，害得我一夜未曾睡覺，你究竟往那裏去的呀，窺微恨恨的把那番情形一一的說出來，元卿聽了不由得連聲稱奇。悟奇卻一露出很嚴重的神情，對元卿道：「照窺微所說的這番情形推想起來，不祇是希奇，且足表示這一件事實。內容必很複雜，不祇為我們當時所料那樣簡單。」元卿忙問道：「你何以見得呢？」悟奇道：「窺微既藏在那籬笆的裏面，那封覆信是怎樣被人取去的，他縱然未能瞧見，那弄堂裏有些甚麼人走進去的，他卻定能瞧見；窺微搶着道，是的，一定瞧得見，絕不能瞞過我的眼睛，悟奇仍對看元卿接着道：「可是他祇瞧見左右人家的幾

個人、和你家裏的一箇姑娘、我們姑且莫研究那覆信是怎樣被人取去的，祇研究是被誰取去的，倘謂是被那班匪徒取去了，可是窺微除掉瞧見那幾箇用人和你家的一個姑娘以外，並未瞧見別的人，難道那班匪徒有神仙的法術，可以遠遠的攝取物件嗎，這個當然是沒有的事，然而那覆信竟然不在原處了，所以我疑心你兒子被劫，並不是單純的被匪徒劫去，並不是一樁單純的綁票案。像如今時常發生的，或許再牽涉着別的問題，元卿你惶恐的問道，牽涉甚麼問題呢，你莫非疑心那覆信是被左右人家的那幾箇用人們取去了，更或許疑心是被我家的那箇姑娘取去了，悟查道，別人家的用人們，要你那覆信做甚麼，元卿道，那末你定是疑心取那覆信的人，定是我家那箇姑娘了，悟奇道，我不過是胡亂猜，也不敢斷定是他，然而若回想到先前的情形，我這猜疑，似乎更不為無因，那班匪徒，好像是很熟悉你家裏的路徑，和你家的狀況，難說平常的綁票匪在動手以前，都是先把人家的狀況，打探得清清楚楚，但如今有了這番事實，我不得不以為那班匪徒所以那樣熟悉，並不像平常的綁票匪那樣打探出來的，再則和你搭話的那個匪徒，單獨的戴着假面具，如今推想起來，當中必也有特殊的原故，元卿道，這是很容易的，窺微先生瞧見的那箇姑娘，雖不知道是那一個，但我家裏一共祇有六個姑娘，待我立刻回去，逐一的盤問，總可問個水落石出，說着，就站起身要走，悟奇卻把他攔住，說道，慢看，那封覆信，縱然是被那箇姑娘取去的，但我們並無實證，可以證實，你縱盤問伊，伊儘可堅不承認，反而打草驚蛇，誤了以後的大事，且待我根據先後的事實，想一個妥善的周密的方法，先查出些證據，證明取去那覆信的人，待他無可狡賴了，然後再向他盤

問室中的隱情，……悟奇正說到這裏，忽有一個用人走進來，說是李公館的當差特地起來，據說有一封信要當面交給李老爺。元卿很奇異的走了出去，隨即叫進來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一壁遞給悟奇一壁說道，又有信來了，內人曉得我在這裏，便派人送了來，悟奇接過信來瞧瞧，仍是那個。『一個窮人』寄來的，說是這信已經取到，祇肯出一萬元，作爲取贖小寶的代價，未免太少，現在特別減讓非備款十萬元不可，少一個錢不行，又說昨天午後，藏在籬笆裏面的那個人，真真拙可笑，竟然未瞧見他們取那覆信，再說肯與不肯，限期日上午答覆，覆信不妨仍放在上次約定的所在，因爲他們妙計多多，雖有埋伏，也休想窺破他們的行徑。

悟奇讀完了這封信，一聲不響，仰倚在椅背上出神，過了一會，霍的跳了起身，朝着元卿道：『你就答應了他們罷，元卿很怪異的問道：『你要我答應出十萬元嗎？』悟奇道：『你在覆信上，不妨答應他們，左右這封信已不會丟到他們的面前，而且正是他們破案時線索。』你請答應，又有何妨呢，悟奇這幾句話，着實引起元卿和窺微的注意，不約而同的問道：『這話是甚麼意思呢？』悟奇微笑道：『驕必敗，這話一些不錯，他們以爲取到那封信，不會被我們看破，便很是驕傲，如今再要沿用那個方法了，但是窺微已上過他們一次當，我們已得到相當的經驗，這一次待我，親自前去窺探，包管能夠看破，窺微怕問道：『你仍伏在那垃圾箱的附近窺探麼？』悟奇點頭道是，窺微道：『我躲藏的地方，不爲不好，卻竟空懸兒，你仍去伏在那裏，怎會便瞧見呢？』悟奇仍笑着笑容，答道：『你藏身的地方，果然很好，可惜方向不對，所以未能瞧見那人，那覆信，我祇須掉換過方向，包管便能瞧見了，大功已將告成，你請等着瞧罷。』接着又對元卿道：

·你此刻回去，關於我們在議定計劃，切莫提起一字，以免洩露消息，我既有那疑心又不能不有相當的防備阿。

在李家後門口那道籬笆的對面，大約離開四五十尺的地方，正是那條弄堂裏一家人家的牆壁，牆裏面，是那人家的會客室。壁上有一扇窗戶，悟奇得元卿的介紹，便藏在那會客室中，從那窗戶瞧出來，正好瞧到那隻垃圾箱，悟奇伏在窗口，窺望了不多一會，便瞧見有幾個用人們，到那箱前，傾倒垃圾，倒了垃圾，轉身就走，絕無可疑的形跡，後來約摸過了二十分鐘，又有一個娘姨，手裏也執着一隻畚箕走到那垃圾箱前側面，背朝着那道籬笆，臉正遙遙的對着悟奇。悟奇瞧得清清楚楚，見伊站定後，先把畚箕裏的垃圾，倒入箱內，又朝左右望了一望，便把右手略為伸出一些，已達到安置那覆信的所在，悟奇到瞧這裏，暗自點頭，因為再瞧下去，必趕不及，急忙拔脚往外飛奔，將要奔到垃圾箱時，見那娘姨已把那覆信取到了手，伊瞧見有人奔來，一壁把信往懷裏塞，一壁朝李家的後門口急急的走去，悟奇一箇箭步，已經到了伊身旁，一把把伊捉住，便問伊受了誰的命令。來取這信的，伊因信正在自己身邊，曉得無從取賴，受誰的命令，卻不肯說出，悟奇恐嚇伊道，這是一樁綁票案，綁票的匪徒，以及和匪徒通氣的人，都有鎗斃的罪名，你如說出誰分付你來取這信的，我可以特別成全你，不許官中治你的罪。這娘姨究竟是箇愚人，而且伊祇是受了命令，前來取信，並不知道是一回甚麼事，祇因有人命伊不許對人說出取信的事，便不肯對悟奇說了，但被悟奇這一嚇覺得自家的性命要緊，便據實的說道，我本是服侍李家姨太太的，是姨太太命我來取這信的，悟奇聽了這話，曉得這回事

果然牽涉着元卿的家庭問題。先前自家所料的，果然不錯咧，當下悟奇命這娘姨不必害怕。領着伊去見元卿，把伊方纔說的話，對元卿說了，又命伊把信取出來。元卿見人證據實，氣得幾乎發狂，立刻命人去把姨太太喚到樓下的客室中，姨太太還不知道這件事，嬾嬾婷婷的走到室中，元卿先把信給伊瞧了，又把娘姨的話，對伊說了，再厲聲問道，因何勾引外人，把小寶劫去，勒索巨款。伊雖是箇女流，卻很有膽量，當時絕無懼怯的神氣，侃侃而談道，事到如今，已隱瞞不過了，便對你直說了罷。劫取小寶，勒索巨款，是我首先起意，我從前在倖子裏時，曾妍識過一箇烏師先生，我出堂差，都是他拉胡琴，你若見了他，總該還認識，他現在已流而爲匪，我便和他商量，他滿口答應，我並和他約定一件事，便是事成以後，至少有幾百元的進款，我要嫁給他，繼續從前的恩愛。我明知去做匪妻，未必有好結果，但我做姨太太，已做得怨苦極了，你是天天在家裏，總該瞧見，你的夫人，是怎樣的欺負我，雖未曾動手打我，那對於我的種種神情，比打我再要難受。這三年以來，我受伊的氣，已受够了，吃的苦也吃够了，我常常想也得想一個方法，給些苦頭伊吃，可是想不出一箇好方法，直到如今，我纔想出這箇方法來，一來惹伊發發急，稍洩我胸中的憤恨，二來也可得到一筆巨款，去過我的日子，老實說，我因爲要在當中通風報信，此刻還留在這裏，等你款子一經付出，對你不住，我立刻拔脚就走了，總而言之，我幹這件事，並非我好意，實在是你夫人逼迫出來的。因爲伊待我太刻苦了，我在這裏不得出頭，便不得不自謀出路了，如今不幸事已敗露，也是我命該如此。聽隨你們怎樣處治罷，至於小寶被拘的所在，伊卻不肯說出，但禁不住元卿和悟奇威嚇勸誘，伊到

底拗強不過，便說了出來，悟奇便對元卿道，此刻你可趕到警局報告，請他們立派警察，按址前往拿人，事出倉卒，他們那裏未必得到消息，你們趕去，定可救回小寶，捉住匪徒，事不宜遲，趕快前往罷。

後來小寶果被救回，那箇烏師先生和他的幾箇同黨，都被捉住，連同李元卿的姨太太，一齊捉到官廳中治罪，這一天，窺微對悟奇道，那箇姨太太雖然受太婦的開氣，但穿吃總是有，忽的動了那惡念，便得到這樣的下場，真是自討苦吃，悟奇微笑道，自討苦吃的人，不祇是伊一人呢，李元卿的夫人，平日裏，倘能度量放大一些，不要撻酸吃醋，有意的苛待那姨太太，那姨太太也不致於動這惡念，伊又怎會兒子被戕，受這幾天的焦急呢，伊也是自討苦吃啊，再則姨太太原是家庭中的危險物，誰都曉得，元卿卻討一箇姨太太，又縱容他夫人去苛待伊。如今遭了這場意外，險些兒損失幾萬塊錢，姨太太再要逃走，不也是自討苦吃嗎。

無名火

永平保險公司的經理陳子波，對宋悟奇道，前天夜裏，西門胡文卿家失火，從四點多鐘，直燒到天明，方纔熄滅，雖未延燒到鄰右家，但他家幾進房屋，都燒得乾乾淨淨，他家的三小姐，且險些兒燒死，若非救火員眼尖手快，把伊從火叢中，搶救出來，稍遲片刻，伊必已葬身火窟了，這一樁事，今晨各報上，都有記載，諒你必已讀過了，悟奇點了點頭，子波接道，在去年的八月間，胡文卿曾向我們公司裏，投保了六千兩的火險，到如今，還不足一年，如今他

家既已完全燒掉，論理我們公司裏，應該如數賠償，祇因從他自己家裏起的火，我們公司裏爲鄭重起見，自當先去調查一番，今天早上，我親自去到那裏，調查起火的原因，和當時的情況，誰知一經查問之後，果然發現出一箇絕大的疑點，使得我們不能把賠款付給他們，但我們公司裏，素來講究信用的，也不肯因有這一個疑問，便留住賠款不付，所以我便趕到你這裏來，想請你費一些工夫，出來偵查一回，好將釋那個疑問，倘我們所疑果然不差，那末對於賠償一層，便大可研究，若是我仍多疑，我們自當立刻照數償還，宋先生，賠或不賠，須得你一言決定，請你切莫吝吝教纔好，傳奇神是沈靜的問道，你先把那個疑問講給我聽，然後再作計較。

子波道，好的，今早九點鐘，我去到公司裏搜得著這箇信息，立刻趕到西門，楊文卿本在北京幹事，現在不在家中，家中祇有老母和妻子，再有一兒兩女，另外還有三四個用人，當下我便先向他老母詢問，據伊說，夜間伊常常失眠，前天夜裏，聽見敲過三點鐘，方纔睡覺，大約過了不多一會，忽聽見屋中有人聲呼失火，伊嚇得抖抖的爬下牀來，顧不得穿上衣服，忙開了房門，剛巧伊的媳婦和一箇孫子，一箇孫女兒，再有幾個用人，正從後進屋中，跑了出來，見了伊，便上前攙扶著伊，一同逃到大門外，不過片晌工夫，已見屋頂上而，都冒出火燄來，好像是一座火山，伊祇聽說火是從廚房中起的。至於起火的原因，伊卻不曉得，我再問胡文卿的妻子，據說伊正在睡夢中，忽被一箇人的呼聲驚醒，聽說是有火，便立刻跳下牀，從伊廂房裏的窗戶中，可以望見廚房，當中祇隔著一方天井，和一道廚房的門，往常這廚房門，喫過晚飯，收拾清楚後，都得關上，可是那夜當伊從窗戶中望出來時，見廚房門正大開著，裏面堆著的柴

草，都已著火連樑柱上面，也是火燄亂冒，伊曉得火已上屋難以施救，也顧不得衣服飾物，忙在廂房中喊醒了伊的一兒一女，奔出房門，向前面逃走，這時候，住在後進屋中的用人們，也都驚醒，一齊跑了出來，他們剛正跑過那方天井，廚房的屋，已經塌倒，火早已蔓延到正屋了，他們逃到門外後，伊纔想起再有一個女兒名叫巧珠，尚在屋中，想再回屋中去喚伊，但見屋中煙火迷漫，又不敢走進一步，便大聲疾呼，叫人進去搭救，當即有一位頭戴銅帽的救火員，非常勇敢的直衝進去，片晌工夫，腋下挾著一人，已經回了一出來，他挾著的是誰呢原來正是伊那女兒，伊這纔心安了不少，但眼望著那大的房屋，許多的衣物，頃刻之間，都化成灰燼，又非常難受，忍不住的要哭出來了，至於起火的原因，伊也不知道，我已查得首先報警的，是他家的一箇老女用人，他們都喚伊張媽，據這張媽對我說，那夜伊一覺睡醒，聽見客堂中的時鐘正敲四點鐘過了一會，伊下牀來，到前房去小解，不料剛推開通到前房的門，一眼瞧見前房中，朝著天井的一排玻璃窗上，現出一派紅光，因為窗衣的遮蔽，看不出窗外的情況，心中卻很奇怪，這紅光是從那裏來的，忙走到窗前，掀起窗衣，朝外一瞧，直嚇得魂飛天外，原來這排玻璃窗，正對著廚房，廚房裏既已火起，那火光自然映到窗上來了。當下伊便狂喊起來，一壁拉開從前房通到客堂中的門，奔出來了，起火的原因，伊也不曉得，我把伊們三人所說的話，歸納起來，便得著兩個確切不移的要點，第一火是從廚房裏起的，第二起火時候，必在前夜的四點鐘左右，宋先生，你以為對麼，悟奇又點了點頭，子波又道，因此便發生出那個疑問來了，火既是從廚房裏起的，自必煮飯菜後，遺火於積薪所致，我也曾問過伊們，伊家向來是每晚

八點鐘喫晚飯，有時候睡得遲了，燒些半夜點心充飢，可是前天晚上，睡得很早，十點鐘時，大家都已睡了，那末若說是遺火，自然是煮晚飯時遺下的，但煮晚飯是在八點鐘，倘有遺火，至多二三小時後，便該火起，似乎不會遲到四點鐘方纔起火罷，從這一點上看來，起火的原因，諒必非由於遺火了。現在有好些人家，往往投保幾千元的火險，等過了幾個日，便悄悄的放起一把火，把房屋等燒了，好向保險公司索賠。因為燒去的東西，並不值幾千元，他倒便可因此發一注小財，因為常有這種事，胡家的起火原因，又研究不出，我便疑心莫非也。縱火圖賠，但方纔我在火場上，曾仔細查看過，竟查不出一些縱火的痕迹，再則他家也算本地的鄉紳，諒不致於幹這下流而犯法的事，再有一層，這一把火，已把他家燒個精光，損失的數目，萬萬不止六千兩，這又可見必非有意放的火，既不是有意放火，也不像是遺火，究竟是怎樣起火的呢，起火的原因，查究不出，我們便不能付給他家的賠款，可是我們不肯借這個題目，使希圖不賠，所以想請你出來偵查調查，不知你可肯答應，悟奇聽他話已說完，便把胸膛碰了一挺道，你既特地來委託我，我那有不答應的道理，據你所說，胡家所以起火，委實可疑，但這時候我也不便發表意見，待我親自去實地查問後，再作道理，如有所得，自當告訴給你，子波聽說，連忙稱謝，又談了幾句話，隨即告別去了。

悟奇依照子波所說的地點，來到西門一間，果然便問著了，只見一片瓦礫場，面積很是不小，可見未燒之前，房屋必然很多，不禁暗自嘆道，當初也不知花了多少錢財，費了多少人工，纔能造成這麼一大片房屋，可是火焰一揮，頃刻之間，變成焦土，水火真是無情啊，悟奇又瞧見

在這瓦礫場上有幾個人，正在那兒掘挖，想必是奉了他們主人之命，來搜尋燼餘之物的，便上前去，向一個年歲較老的人，打聽道：「你們可是奉了胡家之命，在這裡掘挖的？」這人擡頭望了悟奇一眼，應道：「是的，你問做甚麼，悟奇不答，再問道：「胡家的人，現在住在哪裏？」這人仍道：「你問做甚麼，悟奇道：「我有要緊的事，須和他家的人面談，我聽說他們是住在福佑路名利旅館。」對麼？」這人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悟奇打聽實在，便一直到名利旅館，先在旅客一覽表上一望，見第十六號房間裏，是住的本地人姓胡的，又向帳房裏一問，這姓胡的正是前夜被火燒的那一家，悟奇便取出一張名片，交給茶房，叫他進去通報，並叫他對他們說，因有緊要的事，務必接見，帳房答應著走向十六號房間裏去，過不多會，便回出來，請悟奇進去，悟奇當即走進十六號房間，定睛細瞧，見房裏祇坐著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婦人，房的左邊，而一道門，卻虛掩著，心中明白這必是兩間通連的房，因為他是陌生人，胡家的女眷們，都避到那間房裏去，由這位老婦人來招待他，他便向這老婦人招呼了，伊很謙和的請悟奇坐下，並開口說道：「宋先生莫非正是那有名的家庭偵探家麼？」悟奇笑著應是，伊道：「那末我是久聞大名的了，但不知宋先生來此，有什麼事，悟奇便把子波所說的那番話，對伊說了，伊道：「原來他們公司裏已請了偵探了，這也難怪他們，這一把火委實離奇，連我們自己，也都非常奇怪呢，伊說到這裏，忽然頓住，沈吟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宋先生，我要先請教一件事，譬如有人打官司，原被告不能同請一位律師，這是我曉得的，如果有關係的兩方面，要同請一位偵探，不知道能不能，悟奇已明白了伊的意思，但裝做不知，答道：「這要依事情而論，沒有一定的，伊道：「就像現在這件事，

永平保險公司請你出來偵查。假如我們也要請你，你能够答應我們麼，悟奇不置可否，卻問道：「你要我偵查甚麼呢，伊忽嘆了一口氣，悶悶的道：「說來話長著呢，早知有今日這一天，悔不聽從我兒子文卿的話。原來他本在北京做生意，因為孤身作客，諸多不便，前一個月裏，曾寄封信回來，要把我請一齊接到北京去住，並說房子已經租好，叫我們趕快收拾，最好儘上月底動身，我因為時間太急促，來不及收拾，原信給他，說是儘這個月內動身北上，當初如果依著他上月底早已到了北京，如今怎會有這場大禍呢，宋先生，自家的衣飾器具燒掉了，自認晦氣，劉也罷了，如今最不了的，便是房屋問題和李家的事，因為燒掉的那所房屋，並不是我們自己的產業，卻是向人家租來的，照普通的慣例，租來的房屋，被火燒掉了，念著這是意外的天災，誰也不能負完全責任，這項損失，多半都由房東房客雙方共同担負。我這房屋，既然也是租來因，當然可以照這慣例辦理，但是因為那保險公司不肯照付賠款，人人便以為我家失火，另有隱情，房東便不肯依照那慣例，定要叫我家如數賠償他，再有一層，我們因為屋多人少，便把正屋左邊的三間，租給一家姓李的居住，前夜也一團燒掉了，論理我們本可不負賠償的責任，但他家也借口這件事，定要我們賠償，宋先生，我們已受了絕大的損失，那有能力再去賠償他們呢，而且我們也不能答應賠償，如果答應下來，便不啻自家承認這失火果有隱情，那保險公司更將振振有詞，不肯賠償我們了，不過既不答應他們，總得尋出一個證據來，證明這把火委實是起於無意，他們纔能不再亂吵胡鬧，祇是有甚麼證據呢，往那裏去尋呢，方纔我聽說那保險公司中，已請你出來偵查，心中便突的一動，何不出拜託了你呢，你是一位素負盛名

的偵探，這一些小事故。諒來不費吹灰之力的，你便允許了我罷，悟奇道，你既真心託我，我也不便推卻，好在你們雙方託我偵查的目的，都是起火的原因，彼此既沒有衝突，我便都答應下來，也不妨事，伊道，那末你已答應我了，悟奇點頭道是，想了一想，又道，我聽說你家的三小姐，幾乎被火燒死，這話確鑿，伊微微搖了搖頭，神情很悲傷的道，到不是麼，在我們逃出之後，我媳婦因瞧不見巧珠，料到伊或許未曾逃出，便大喊起來，有一位救火員，問明伊的臥室，便奔進屋去，頃刻工夫，已挾著伊衝烟冒火出來，那位救火員，真箇奮不顧身、勇猛之至，稍等兩天，我定要去謝謝他呢，悟奇道，是呀，巧珠的臥室，是在那裏，怎麼屋中的人都已逃出，獨有伊留在屋裏呢，伊道，伊的臥室，是在第二進住宅的右邊，那所房屋，共有三進住宅，前面有一座客廳，教住在第一進住宅的左邊房裏，右邊房裏，堆著些箱籠雜物，第二進住宅的左邊房裏，是我媳婦居住，我的孫子和一箇孫女兒，都住在伊那廂房裏，右邊房裏，便是巧珠的臥室，這間房沒有廂房，卻有一條過道，是去到廚房的必經之路，至於第三進住宅中，都由用人們居住，和堆儲零件，此地的房屋，大概總是這樣的結構，悟奇聽說，凝了一凝神道，這樣說來，巧珠的臥室，距離廚房，是最近的了，伊點頭道是，悟奇道，巧珠住的這間房裏，可是有一間後房罷，伊道，正是，我家有一箇多年的老人，便住在這間後房裏，悟奇道，這老人諒必正是首先報警的那張媽罷，伊道，正是，悟奇問到這裏，不禁十分奇詫起來，暗想，巧珠的臥室，既然距離廚房最近，廚房裏既已起火，據張媽說，窗戶上，映出一派紅光，巧珠怎會不瞧見呢，縱然說是正睡得酣暢，未曾瞧見，但張媽是在伊房裏報警的，那一聲狂喊，

既能把前後進住宅中的人，都從睡夢中驚醒，一齊逃了出來，伊在房裏的人，怎會獨未驚醒呢，事實上，未必有這情理罷，悟奇想罷，又問道，那救火員把巧珠救出後，你們諒必會問過伊，伊是不是因為酣睡，未曾聽見張媽的狂喊，還是本已驚醒，祇因一時慌亂，未及逃出呢，伊道，這箇我們不曾問過伊，因為伊出險之後，神智非常不清，儘著昏睡，直到如今，還是這樣，噢也不噢，話也不諳，據醫生說，是受了猛烈的激動，以致神經昏亂，我看伊那副模樣，一條小命，恐怕不能保全呢，說時，眼皮擠了兩擠，落下幾滴淚來，悟奇道，像說有一家同住的李家，是住在那裏呢，伊道，在客廳屏門背後的右首，有一道小門，走過去，那邊再有三間兩廂的房屋，我們因住不了這許多，便把這三間兩廂，租給李家，起初原是同由大門進出，後來因為我們有兩個年輕的姑娘，李家又有一個年輕的男子，彼此諸多不便，便把小門關了，他家另由後門進出了，悟奇道，原來如此，又問道，我聽說你家的廚房門，每夜都關上的，是麼，伊道，是的，這是我派給張媽的職務，每晚都由伊檢驗，從未誤過一回舉，悟奇道，可是失火的那夜，廚房門卻大開着，這是你媳婦對保險公司中人說的，伊聽了這話，神經震了一震道，當真麼，隨即喊了一聲張媽，從那虛掩著的門中，便走過一個老太婆來，自然正是張媽了，伊便問張媽，那夜可曾忘卻把廚房門關上，張媽說這是做慣的事，決然不會忘卻的，伊道，但是那夜廚房門，委實開著，張媽聽說，想了一想，說是記得清清楚楚，那晚喫過晚飯後，會照例親手把門關上，又很驚奇的道，是呵，當我掀起那窗衣，朝外面望時，會看見廚房中的柴草樑柱，都已著火，廚房門如果關着，怎會瞧見呢，那一派火光，也不會映到那窗戶上了，可是

我在晚間，委實關上的。誰把他推開的呢，悟奇聽了，暗念道，這也是一箇很大的疑問啊。

悟奇從名利旅館出來後，再到西區救火會裏，問明白那箇搶救胡巧珠的救火員，是姓周，名叫阿福，便向他探問搶救時的情形，周阿福道，當我們的救火車開到那裏，我剛從車上跳下來時，見有一箇婦人狂喊，說尚有一人未及逃出，我便向伊問明這人的所在，見屋中尚未完全著火，便急忙奔進去，奔到那第一進房屋的右邊房裏，見接近廚房那一邊的樑柱，已經燒著，卻並不見有人。因為火燄很熾，我不敢多留，正想退出，忽一轉眼，瞧見那張牀前的地上，正端端正正，放著一雙鞋子，帳子是放著，我心中一動，便再奔到牀前，掀起帳一瞧，牀上正睡著一箇女子，用兩手按在臉上，正嗚嗚的哭，我一壁喊伊快起來，一壁已把伊拖下牀，伊似乎還掙扎不走，——這必是我多疑。伊或許是嚇昏了，脚下無力走路，——我再抱著伊，反身朝外急奔，說來真箇危險，我剛巧跨出那房門那一邊的屋頂，已經燒塌下來了，幸虧外面和廳堂中，雖也有幾處，因火屋飛了過來，因而著火，但火勢尚不猛烈，我便抱著伊，一直奔到大門外，救了伊的一命，悟奇聽到這裏，覺得這以後的情形，無探問的必要，便不容他再往下說，截住了他的話頭，問道，你掀起帳子時，當真聽見伊正嗚嗚的哭麼，周阿福很堅決的道，那時候，我和伊祇隔兩一尺遠，伊不是哭，我怎會聽錯，而且我把伊抱起，向外逃時，伊的頭正靠近我的頸項，伊的眼淚，會連續的滴在我頸項裏，悟奇聽了，暗想道，這就越發奇怪了，伊既在牀上嗚嗚的哭，自然是醒著了，既是醒著，萬無不曉得屋中失火的道理，那末伊爲何還睡在牀上，不起來逃出呢，又爲甚麼兩手按著臉，嗚嗚的哭呢，周阿福說伊是嚇昏了，無力走路，但我

想或許竟是掙扎不肯走，難道伊情願葬身火窟麼，有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值得這樣呢。

悟奇見天色已將晚，便回到家裏，把探得的各種情形，仔細的推究了一番，但火起的原因，仍是毫無線索，巧珠這種行爲，更是想不出箇道理來，祇得著了一箇進行的方法，一宿無話，到了第二天的清早，悟奇再到名利旅館，向胡文卿的母親，說明要瞧瞧巧珠，伊便把悟奇領到那間通連的房間裏，指著牀上的一箇女子道，宋先生，這便是巧珠啊，不知伊得的是甚麼病，怎麼不動不響，也不進飲食，儘著日夜的昏睡呢，已請過了好幾位醫生，他們都說不出伊的病由，悟奇朝牀上瞧時，見巧珠臉朝天睡著，而貌生得很端好，祇是頭髮蓬亂，臉色灰白，兩頰之上，卻泛出紅色，呼吸很微弱，好似有些連續不上了，悟奇瞧罷，問文卿的母親道，伊是一聲不響麼，伊道，是的，自從救伊出險之後，直到如今，不曾有過一些聲息，我們雖再三問伊覺得那裏難受，伊總是不回答，給藥伊喝，伊又總是把嘴呷得緊緊的，再也不肯喝下一滴，不知伊得的是甚麼怪病，悟奇慢吞吞的道，據我的猜想，伊決非神經昏亂，因為神經昏亂的意思，是行爲失常，不能自主，並不是不動不響，不進飲食，而且你們問伊的話，伊不回答，給藥伊喝，伊緊緊的呷著嘴，這箇是能證明伊神智清醒，很有自主的能力，那末怎能算是神經昏亂呢，伊道，既然如此，伊爲何做成這等模樣呢，悟奇道，這可不曉得，但伊總有伊的道理，不過不肯說出來罷了，說著，心中又暗想道，看伊這種種的情況，伊心中必然藏著一段不可告人隱情，或許和伊家這一把無名之火，竟有多少的關係，也論不定，可是這兩天來，伊總是不動不響，可見伊的主意，必已拏定，我縱然盤問伊，諒必也是徒然，還是從別方面刺探罷，當下

悟奇回到外面的房裏，叫文卿的母親，喚過那張媽來，問道，你的住處，和你們三小姐的臥室，既祇有一板之隔，伊室中如有響動，你自然能够聽見罷，張媽道，是的，悟奇道，在失火的那天晚裏，你可既聽見伊室中有何響動，張媽想了一想道，並沒有甚麼響動啊，我祇聽見伊睡在牀上，不住的唉聲嘆氣，並似乎有哭泣的聲音，悟奇道，你可會問伊爲甚麼，張媽道，論理，我既聽見了，便該到伊牀前去探問纔是，不過近來幾乎每天夜裏，伊都是這樣，我聽慣了，也不覺得希奇了，悟奇聽了，很注意的忙問道，伊每晚這樣，已有了多少天，張媽道，好久，大約離一箇月不遠了，悟奇道，你可曉得伊有甚麼不稱心的事，張媽道，不曉得，伊並沒有不稱心的事啊，悟奇又問文卿的母親，伊很驚訝的也回說不曉得，又問張媽道，伊每晚唉聲嘆氣，既已有了一箇月之久，你爲何不早告訴我呢，張媽道，我怕太太聽見了，心中煩悶，又以爲伊是小孩子的脾氣，諒無甚麼大事，所以未曾提起，文卿的母親悶悶的道，這就奇了，偶然的唉聲嘆氣，原不希奇，但既有了一箇月，諒必有甚麼重大的心事，悟奇接著道，這箇自然，伊道，待我去問問伊，悟奇道，不必多此一舉，伊倘肯回答你，這兩天來，又何必不則一聲呢，伊自己是決不肯說出的，旁人又都不曉得，還是待我來偵查罷。

悟奇把前後的情形，通盤推想了一會，把當中所有的疑團，一一分別出來，第一自然是胡家失火的原因，餘如張媽高喊，巧珠怎會不聽見，伊既然睡在牀上哭，爲何不逃出來，又爲何在牀上哭，周阿福把伊救出來後，伊爲何做出這等模樣，文卿的母親，會說因爲不方便，纔把廳後的小門闔閉，但他們二家，同住在一起時，已有了年輕的男女，怎麼起初方便，後來忽的不方

便起來。要關閉那道小門呢，再有一層，文卿要把家眷接到北京去那封信，是在前一個月寄到的，巧珠每夜咳嗽聲嘆氣，正已有了一箇月，莫非伊因見了那封信，引起了甚麼心事，便每夜咳嗽嘆氣麼，悟奇分別出這幾箇疑問，便逐一的偵查，費了不到三天的工夫，居然一齊偵查明白。失火的原因，便也敗露了，原來和胡家同住的那李家，有一箇兒子，名叫國材，今年纔十八歲，和巧珠素有曖昧行爲。起初巧珠的家人，都不曉得。後來風聲漸漸外露，伊的祖母有些知道，但不曾告訴伊母親，因爲伊母親性情暴躁，甚致因此送掉伊的性命，又怕傳揚開去，玷辱家聲，便不聲不響，假作不知，祇把那道通連的小門鎖上，作爲一種暗示，使他們知所戒懼，無如他們一些不怕，仍舊在暗中來往，巧珠並把伊母親的衣服首飾，偷偷的掣給國材使用，幾箇月來，被他用去的，大約已值到好幾百元了。伊母親的衣服首飾，向來由伊經管，一時自然不能曉得，但前一箇月裏，伊父親寄信來，要把全眷接到北京去住，伊這纔驚慌起來，曉得收拾行裝時，伊母親必將親自檢點，伊的詭事，便將破露。那時候伊母親盛怒之下，伊的性命，恐怕難保，因此伊急得甚麼似的，但日間還不敢露出急狀來，怕被人見了疑心，到了夜裏，再也忍不住要唉聲嘆氣了，伊他曾把這信息告訴國材，和他商量補救之法，國材生怕鬧將起來，牽累自己，便託詞留往外埠去了，因此伊又多一層憤恨，實在急得無可如何，便起了惡意，那天夜裏，等大衆都已睡了，便悄悄的起來，溜到廚房裏，用火引著了積薪，見火勢已熾，纔忙忙回至臥室中，睡在牀上，張媽高喊，和家人逃走，伊都會聽見，但伊已拏定主意，火起之後，所有的箱籠，必都燒掉，伊的詭事，便可因此消滅，不過做出這等事，害得一家人衣物蕩然

，良心上，如何說得過去，便決定躲在牀上，預備葬身火窟，左右這樣死了，人人必都可憐伊，伊總算很值得的了，偏偏又被救火員救了出來，伊便又換了主意，絕食而死，所以不聲不動，不準飲食了，悟命偵查明白後，便把這番情形，去告訴文卿的母親，剛正要說完，張媽忽從那邊房裏，慌慌張張，走了過來，抖抖的道，三小姐已經氣絕了。

一張會單

郁文哉怒冲冲的責備他妻子璧如道，這個我可不能不怪你太疎忽了，你莫輕視了這張儲蓄會單，須知得中頭獎，就有二三千元的獎金，如今遺失了，不是以斷絕，一種二三千元的希望嗎，退一步說，會單既經遺失，以前繳付的幾百元，就等於付之東流了，因為儲蓄會的定章，會單是不能掛失的呀，譬如不待伊丈夫責備，方纔尋不着那張會單時，已是十分發急，早已自家責備了一頓了，此刻聽了伊丈夫的責備，便越發焦急，恨恨的說道，這真是怪事咧，你說我輕視這張會單，未免太冤苦我了，自從進會以後，這張會單，我總是收存在這度衣箱中，從未搬動過一次，每月你繳了會費，把收條交給我，我都是放在會單的封套中，你瞧這幾年中的會價收條，不是都好好的在這封套中，一張不缺少嗎，這不正是我並未輕視這會單的明證嗎，文哉道，既然是收存在這衣箱中，未曾搬動過，如今往那裏去了呢，倘謂是被賊人從箱中偷去的，我想總沒有這樣一個笨賊，祇偷一張會單，而不偷衣服，他又決不會有這樣閒雅，單單從這封套中，偷去一張會單，仍把收條留在封套中，好端端的放在箱裏，我想這會單所以不見，必是你不

知在甚麼時候。從封套中抽出會單瞧着，後來忘卻仍放還封套，不知隨手放在甚麼地方，因而被人偷去了。璧如道，這話我不能承認，會單不比是甚麼圖畫，怎會無緣無故的抽出來瞧着呢，有甚麼值得瞧看呢。縱然抽出來，瞧看上面印着的章程，也不過瞧看一會兒工夫，在那一會兒工夫當中，又怎會忘卻放還到原處呢，我雖是粗心，卻也不致於粗心到如此罷。

他們夫妻倆正在爭辯時，樓梯上，忽有一陣腳步聲，璧如正站在房門旁邊，便掉頭朝門外瞧看，只見走上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文哉的好友常常前來的家庭大偵探宋悟奇，忙帶着苦笑，高聲道：「好了，家庭大偵探來了，我們這樁家庭疑案，定可立刻破獲了，璧如說這話時，悟奇已走上樓梯，向伊招呼了一聲。再走到房裏，只見房的中央，放着一隻衣箱，箱蓋大開，箱中的衣服，翻得很是凌亂。再見文哉站在一旁，臉上露着怒意，便含笑問道，諒必是這箱中的衣服，缺少了，幾件罷，文哉答道，不是衣服，是放在這箱裏的一張儲蓄會單，竟會不知去向了，悟奇瞧他們夫婦倆的神情，分明方纔已爭執了一回，便對他們道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你們都不必發急，湊巧我來得這裏，我定當替你們偵查一番，這區區的一樁小事，我必能查箇水落石出的，悟奇本是來慣的，毫不客氣，伸手在桌上的煙罐中，取了一支捲煙，劃火點上。並坐在一張椅上，連連的吸了幾口，又對他們道來來，你們把經過的情形，先講給我聽，文哉道，會單向來是由璧如保管，經過的情形，我不得而知，讓伊講給你聽罷，璧如便把那會單向來是放在那隻衣箱裏的情形，又對悟奇說了一遍，接着再道，今天是十三日，文哉繳了會款回來，把收條照例交給我，因為他要在會單上，查看一條章程，叫我取出會單，那時我正在樓下，瞧着娘姨

收拾客堂，本想稍停一會，把會單取給他瞧，又想不如趁此就把收條收好，於是立刻和他一同上樓。搬出這衣箱，誰知打開衣箱一看，會單的封套和歷年的收條，都好端端的在着，封套中的會單卻已不知去向了。悟奇聽到這裏，截住了問道，聽你的口氣，大概有時候他把收條交給你，你未必立刻就收入封套中罷，譬如道，是的，有時候他把收條交給我時，我手裏正在做事，便暫時放在抽斗裏，但至遲不出三天，總得收入箱中了，悟奇點了點頭，譬如再道，因此他便責備我太疎忽，其實這會單一逕放在這衣箱中，有甚麼疎忽不疎忽呢，不過如今會單竟然不知去向，真是一件奇事，誰能把他偷去呢，悟奇過，這果然是一樁奇事，這隻衣箱，我曉得是一逕放在這間房裏的，箱門又一逕上鎖，如今衣箱仍好端端的在着箱裏的會單，怎會被人偷去呢，又怎會單單一張會單被人偷去呢，文哉插言道，到不是嗎，方纔我也這樣責備伊，豈並以爲伊不知在甚麼時候，必曾抽出會單，後來忘卻放到原處，隨手放在甚麼所在，於是便被人偷去了。悟奇搖搖頭道，這也不對，伊縱然隨手亂放，也不過在這間房裏，至多也不過在這所屋內，可是你個這所屋內，並沒有同住的房客，你家的進出人等又不多，有誰偷取這會單呢。文哉道，也許有賊人溜了進來……悟奇不等他說完，笑着道，倘果有賊人溜進，我想你損失的，必然不祇是這張會單了，文哉道，無論是怎樣的，會單不知去向，總是確定的事實，倘非被人偷去怎會不知去向呢，伊是保管會單的人，如今會單既已不見，伊就不能脫卸責任啊，悟奇仍微笑着道，你真性急，待我查出個水落石出，你便可知道分曉了，悟奇略爲沈吟了一下，便對壁如說道，請你把會單的封套和收條，一齊取給我瞧瞧，也許能尋出一些痕跡，譬如連忙答

應，忙走到那旁梳粧臺前，拿了那隻封套和一疊收條，一壁幾囁咕着道，祇願尋覓會單，便把收條亂放了那倘若缺少了一張，又將怪我疎忽了，說着已走到悟奇面前，把封套和收條一齊遞過去，悟奇接到手裏，先瞧收條，見一月月的挨次疊着，很是整齊，絕無何等可疑的痕跡，再察看封套，封套的正面，很是清潔，一些綉紋和污點也沒有，這可見他們平時收存的妥善了，接着把封套翻轉，察看反面的情形，他的臉上忽的露出了笑容，又微微的點了點頭，壁如在旁見了，忙問道，悟奇先生，你莫非已瞧着甚麼痕跡了嗎，悟奇朝伊望了一眼，並不回答，又朝封套的反面，很精密的聽了片晌，忽的擡起頭，朝着壁如問道，你家寶官可曾出去頑耍嗎，怎麼不瞧見他呀，壁如聽他無頭無腦的，問出這話，很覺奇怪，不禁楞了一楞，又不能不回答，祇得答道，大約由娘姨領着，在後門口頑耍呢，悟奇道你去把他喚來，我上次來時，他也正在外面頑耍，我已好幾天不瞧見他，很紀念他，悟奇既這樣說，壁如祇好走到晒臺上，高聲喊了兩聲寶官，叫他立刻回來，過了片晌，寶官已跳躍登樓，一直跑到房間裏，見了悟奇，認得是常常來的朱家伯伯，也便是常常買玩物和糖果給他的朱家伯伯，便叫了悟奇一聲，並跑到悟奇面前，問道，你可是又買了好玩意給我嗎，悟奇笑道今天不會買，下次來時，定多買些給你，悟奇說這話時，已把那封套和收條放在身旁的椅上，握住了寶官的兩手，凝神瞧看，只見他這兩隻小手，都很污濁，倘若在悟奇的白綢長衫上摸一摸，包管要留下手印，便道，哎唷，你在外面幹些甚麼玩意，怎會把兩隻手弄得這樣骯髒，壁如從旁答道，俗話說得好，五歲六歲狗都嫌，他今年正是五歲，真是頑皮得甚麼似的，兩隻手和身上的衣服，休想乾淨，剛正替他洗換

過，不消多會，便又骯髒了，必須重重的打他一頓，他纔肯留心些呢，悟奇道，小孩子總是這樣，不獨他是如此，說着，放鬆了寶官的小手，並對他道，你去頑耍罷，我下次來時，定必多買些玩意給你就是了，寶官見沒有玩意可頑，又無糖果可吃，不願再在房裏勾留，便一溜烟的跑下樓去，再去到後門外尋他的伴侶去了。

悟奇又取了一支煙捲，吸了幾口，再向璧如道，上一箇月裏，文哉把一張票條交給你，你未必是當着他的面，立刻收入這封套的罷，璧如略爲想了一想，答道，是的，當時不知爲着甚麼事情，我已記不清了，我接過收條後，是暫爲放進抽斗裏，好像是第二天的午後，方纔收好的，悟奇道，你收起那張收條時，曾瞧見會單在封套中嗎，璧如道，是的，這箇是清清楚楚，沒有一些疑義的，倘然不在封套中，我定能瞧出的，悟奇道，自從你收起這收條以後，在這一箇月當中，可曾開過這隻衣箱嗎，璧如道，不曾，這衣箱裏放的，都是夾衣和棉衣，現在尙未到穿棉夾的時候，是不會開開的，悟奇道，當你收起那收條時，寶官不是正在旁邊嗎，璧如又想了，一，又想道，是的，我還記得我和娘姨搭出這衣箱時，他曾問我是不是取玩物給他，悟奇點了點頭，又問道，你在收起那收條之後，關上箱蓋以前，可曾走開去過嗎，璧如答道，你問得這般仔細，虧得我記性好，否則必然回答不出了，我索性把那時候的詳細情形，一一的說給你聽罷，悟奇道，這就再好沒有了，免得我問一句，你答一句，太覺麻煩了，你說罷，我在這裏靜聽了，聽見有人敲門，娘姨當卽下樓開門，我便開了箱上的鎖，揭起箱蓋，剛正把那張收條收入封套

中後，娘姨在樓下高聲喚我，說是有客人來了，我不知道客人是誰，連忙放下封套，轉身下樓瞧看，卻是我的多年未見的老同學，……悟奇道，慢着，你下樓時，寶官是獨自一人留在這房裏罷。璧如道，是的，當下我見是那老同學，便請伊在客堂中坐了，因為衣箱未會關上，便再回到樓上，把箱門鎖好，仍下樓去陪那同學談話，悟奇道，你回到樓上時，寶官已不在房裏了罷。璧如道，是的，大概我下樓後，他也隨着走了，悟奇道，你鎖上箱門時，不會再拿起封套瞧看罷。璧如道，不會，我在下樓之前，已把那收條收好，何必再拿起瞧看呢，悟奇道，這衣箱自從那天鎖上以後，直到今天纔再開嗎，璧如道，是的，所以未開的原因，方纔我已說過了，悟奇不加思索，脫口說道，這話是了。從這番情形看來，會單是早已不在這封套當中了，我以為必是正在那天你下樓以後和回上樓之前那一刻工夫當中。璧如很驚異的道，這箇我可不懂了，我下樓後，見了那位的同學，並未和伊多講話，祇請伊坐了之後，就回到樓上了，至多不過五分鐘的工夫，縱有賊人，必也來不及偷取，除非是預先埋伏在房裏，方始來得及呵，悟奇微笑道，誰說不是預先埋伏在房裏，……而且不是埋伏，是公然的站在你身旁，璧如越發發驚異道，這就更希奇了，當時站在這房裏的，除掉我自己，祇有寶官一人，並無第三箇人呀，悟奇道，惜乎沒有第三箇人，如果會第二箇人，寶官也沒有動手的機會了，悟奇盤問璧如時，文哉是伏在窗欄上，朝外瞧着，聽了這話，霍的撥轉身，凝觀着悟奇，璧如的神情，更是興奮，高聲問悟奇道，你莫非以為偷取會單的，正是寶官嗎，文哉也道，這箇我不相信，寶官是一箇五歲的小孩子，他偷了會單，有甚麼用處呢，悟奇道，用處自然沒有，他所以趁着你（指璧如）下樓

時，悄悄的取了會單，自然有他幼稚的腦筋中的意念啊，且待我把我推測的情形，講給你們聽，你們包管就相信了，那天午後，你（指璧如）拿起這封套，收起那張收條時，寶官原不知道封套中藏的是甚麼，等你下樓之後，他就從封套中抽出了會單，會單本是彩色印成，很是好看，審美的天性，兒童一樣是有的，他見會單紅紅綠綠，覺得很有趣，他原不知道會單是很有價值的，便把祇裝有收條的封套，仍放在箱中，決定把會單拿去頑耍，又怕被你瞧見，不肯給他，便在你回房樓上之前，先悄悄的溜走了，及至你回到樓上後，湊巧又是忽忽忙忙，鎖上了箱蓋，所以正及覺察會單已不在封套中，在這一箇月當中，你們本不曾開過這衣箱，自然更不會覺察了，文哉和璧如聽了悟奇這番話，都默不作聲，露着將信將疑的神氣，過了片晌，璞如纔問悟奇道，你何以見得呢，文哉也道，這話是與不是，很容易證明的，祇須把寶官喚上來，問他一聲就知道了，說着，就要走出房去呼喊，悟奇笑道，不必喚他前來詢問，他已經留下一箇鐵證了，說時，把放在身旁椅上的那隻封套，又拿到手裏，把封套的背面，翻轉來，朝着他們，再道，你們瞧，這上面不是有幾箇小指印嗎，你們家裏，祇有寶官一箇小孩子，這封套又絕不會拿到別人家小孩子的手裏，因此方纔我瞧出這上面的指印，便疑心這會單，被寶官偷去，及至問明白你（指璧如）上次收起那張收條時的情形，便斷定我的推測果然不差，又笑着道，文哉，偷取會單的竊賊，既已查明正是寶官，那末便該你們二人共負責任，你不能專怪尊夫人了，文哉道，你這判斷，縱然不差，卻仍是由於伊太疎忽，纔會有這件事發生，因為當時伊若把箱蓋蓋上，寶官又怎能動手呢，悟奇道，聽你的口氣，對於我這推斷，難道仍不相信嗎，好

好，我也許再能查出會單的遺跡，取給你瞧，那時候，你總可相信了，文哉正要問他甚麼叫做會單的遺跡，悟奇已經站起身，朝着他們夫婦道，你們稍等一會，我去去就來，說罷，走出房門，再走下樓去，文哉不知他往那裏去，忙隨着他到了樓下，見悟奇走到客堂中，從壁的一張桌子下面，端出一隻小篋篋，悟奇見文哉已隨着走來，便擡頭對他道，這不正是寶官的玩物儲藏所嗎，我往常來時，常常瞧見他在這當中翻尋玩物，悟奇一壁講話，一壁已揭開了篋蓋，見當中七顛八倒，放着許多玩具，再有好多從書報上剪下的圖畫，悟奇在這些圖畫中，略為翻尋了一會，臉上便又露出笑容，再道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會單的遺跡，果然是在這裏，我着便從那些圖畫中，取出一疊印着彩色的厚紙，再打開瞧時，正是那張不知去向的會單，悟奇便又道，我以爲已隔開一箇月工夫，寶官對於會單的寶愛心，必已減失，必已把會單撕碎，至多在這玩物篋中有一些遺跡可尋罷了，卻不道竟好端端的在着，悟奇又朝會單上瞧了一瞧道，不過會單上面，已由你的大公子用鉛筆畫上了許多寫意畫了，好在對於會單的價值是絕無影響的，……文哉，會單既已尋着，你總可相信我的推斷是確切不錯的罷。

鑲鑽別針

宋悟奇偵查吳新之家的竊案，忙了足足兩箇星期，昨天纔把爲首的竊賊捉住，歸案究辦，這樁竊案，算是已完全結束了，剛巧今天是星期日，悟奇拏定主意，出去頑耍一天，疲困的精神，也可得到一些安慰，他喫過早飯後，讀過當天的各種報紙，便走出家門，在街上閒逛了一會，

心想儘著這樣無目的的閒逛，太無意味，姑母家我久已不去了，不如去請請伊的安，便在伊家喫午飯然後再定去處罷。當下他便跳上黃包車，一直來到姑母家的門前，見大門虛掩，便推開走進去，不料正跨進門限，已聽見樓上複雜的怒罵聲，和一箇倉老的哭聲，不禁喫了一驚，暗想我姑母的家庭中素來和睦，如今這樣吵鬧，爲著甚麼呢，這哭聲好像是我姑母呀，心中暗想，脚下早已走過客堂，蹬蹬的上樓，聽吵鬧聲是從左廂房裏送出的，便大踏步走進廂房，只見房中黑壓壓的站著好多人，他姑母和表妹婉珠都是滿面怒容，恨恨的望著跪在窗前的一箇老婆子，這老婆子本是婉珠的奶娘張媽，後來婉珠斷了奶，仍由伊領帶，到如今已是二十箇年頭了，伊爲人很忠實，做事也很勤懇，主人們都很信任伊，不把伊當做普通的用人看待，各事都很優待伊。這是悟奇向來曉得的，如今不知爲著甚麼，竟當著用人們的面，長跪在窗前，一壁哭著。一壁說道，天老爺呀，這別針當真是我偷的麼，實在我今早收拾房間時，連看也不會看見，別人疑心我是撒謊，天老爺，你老人家總是曉得的，我如果偷這別針，或是今早曾看見這別針的，你老人家儘管立刻要我的老命，。悟奇走上前去，招呼了他姑母和表妹。正要動問是怎麼一回事，張媽已瞧見悟奇了，忙掉轉身，向悟奇跪著，連哭帶說道：好了，好了，表少爺來了，你少爺慣替人家探案的，我這冤枉，非你少爺不能明白，請你少爺查一查，救救我的老命罷，說著，又連連的磕了幾箇頭，悟奇攔住道，你莫這樣性急，待我問明白了再說，他姑母便向悟奇道，你來得正好，說也好笑，我家中竟會有賊了，昨晚我和婉珠出去看戲，一點多鐘纔回來，婉珠一直回伊的房去睡覺，伊衣襟上有一根鑲鑽別針，據伊說回到房裏，卸下來

後，放在梳粧臺上，忘卻收了起來，今天早起，見臺上並沒有別針，以爲是張媽收拾房間時，替伊收起來了。忙喊張媽來問，伊卻回答不曾看見。……張媽仍跪在地上插嘴道，我真箇不曾瞧見呀，悟奇道你沒多話，等你太太說下去，他姑母接著又道，房中四處都搜遍了，也沒有形影、婉珠從卸下別針後，便上牀睡了，直到今早起身，因不見了別針，纔走出房門來喊張媽，試問別針會往那裏去呢。自然總在房裏面了。再到婉珠的房門上，裝著彈簧鎖，人們當中，祇有張媽有鑰匙。每天早上，進房去拾，那廳房裏的東西，伊怎會不看見呢。悟奇點頭道是，他姑母又道，張媽說不事瞧見，房裏又遍尋不見，我便向其除的用人們查問，他們都說且不能進房去，慢說偷房中的東西了，不過主人家不見了東西，用人們都有嫌疑，好在時候不多，倘是有人偷去，必尙未曾送到外面去，不妨在各人的行李中搜查一遍，看有是沒有，我覺得這話很是，便動手去查，誰知查到張媽的梳頭盒中，別針竟藏在裏面，不是伊偷的，怎會到伊的梳頭盒去呢，而且李媽睡在牀上，曾看見伊走到房裏，悄悄的開了梳頭盒，不知弄些甚麼，好多一會，纔再走出來。這不又是一個鐵證麼。虧伊再要賭咒發誓呢，悟奇聽了這番話，暗想照這樣說來，別針自然是張媽偷的，已毫無疑義，不過我們偵查案件，首重察言觀色，因爲證據能假設，神色是不能做作的，縱然能做作，必都帶著些勉強。仔細看上去，立刻便能看破，如喊這張媽的惶急憤恨的神氣，實是出於自然，決非做作，又可見這別針並不是他偷的了，當下喊過李媽來問道，你睡在牀上，瞧見張媽進房去開梳頭盒的麼，李媽道，是的，……張媽惡很很的道，你莫要亂說，天老爺是不能瞞過的呀，……悟奇喝道，叫你不要多話，我不問你，不許你

開口，又問李媽道，你是未曾起身，還是起身後再睡的，李媽望了主人一眼道，起身後再睡的，悟奇道，爲甚麼睡呢，李媽楞了一楞纔道，因爲頭暈得厲害，悟奇道，張媽打開梳頭盒，過了多少時候，纔關上出來的，李媽道，多少時候，我不曉得，祇覺得好多一會罷了，悟奇掉問他姑母道，別針想是藏在梳頭盒的貼底罷，他姑母道，不是，是在面上的，悟奇很奇怪的道，在面上的麼，這就奇了，又向李媽道，你領我到你們的房裏去查看一下，當下李媽在前領路，悟奇隨在後面，走到樓下左首的亭子間裏，悟奇見房內一橫一直，鋪著兩張牀，朝著房門的一張牀前，放著一張小桌子，一面靠著牆，那兩面都是臨空，桌上有一隻開著的梳頭盒，自然便是張媽的梳頭盒了，便問李媽，你是睡在那一張牀上，李媽說是朝著門的一張，悟奇又問張媽來開梳頭盒時，是站在桌的那一面，李媽說，伊站在朝牀的一面，悟奇問你是臉朝裏睡，還是臉朝外睡的，李媽說臉朝房門睡的，悟奇道，那末張媽是正對著你，把別針藏在梳頭盒裏的，你應該看得清楚，何必要太太搜查呢，李媽又楞了一楞道，我是閉著眼睛的，所以未曾瞧見，悟奇很快的問道既是閉著眼睛的，又怎能曉得進來的人是張媽呢，李媽幾呼回答不上，頓了幾頓，纔道，起初我聽見有人進來，曾睜眼瞧了一下，見是張媽，纔又閉上的，悟奇冷笑了一聲，也不在查問甚麼，返身出來，應回到樓上廂房裏，見房裏尚站著幾箇用人，便揮手叫他們出去，張媽仍跪在窗前，悟奇向伊道，你起來罷，我已曉得你是冤枉了，又向他姑母道我已查問出幾箇疑點，第一別針倘果是張媽偷的，伊縱然不能立刻送出去，也必得藏在箇安密的地方，怎敢這樣大膽，面朝著李媽，放在梳頭盒裏，又放在盒的面上呢，再者李媽說伊開了梳頭盒，過了好多一會，方

纜頭上，但別針既是放在盒的面上，又何須乎那好多一會的工夫呢，可見李媽的話委實未可深信了，往常婉珠的衣飾，大半都是交給張媽收管的，這多年當中，從未缺少甚麼，如今伊怎會忽起賊心，別的東西又都不偷，獨獨的偷這針呢，再看伊這一副惶急的模樣，又可知他必是受了冤屈，張媽聽到這裏，忽的高聲道，表老爺真是青天呀，……悟奇又喝止伊，再道，我看李媽答語遲頓，神情不安，覺得很是可疑，婉珠道，也許便是伊偷的，悟奇道，如今祇能說張媽多分是冤屈，何人所偷，尚不能說定，須在查問一番，他姑母道，你說張媽是冤屈，疑心是別人偷的，但別人沒有婉珠房門上的鑰匙，怎能進房去偷呢，悟奇道，這話不錯，但我以為偷別針的時候，不在昨夜鎖門之後，卻在今早張媽開門之後，接著又問張媽道，平常你的同事當中，可有誰常常和你做對麼，張媽道，明明白白，和我做對的人，卻也沒有，不過他們看主人很厚待我，難保心中不嫉妬，悟奇道，今早你收拾小姐的房間，先掃地，還是先揩桌子的，張媽道，往常本是先掃地，後揩桌子的，但今早我開門進房後，因瞧見銅痰盂裏有些梨皮和香蕉皮，是昨夜小姐擲在裏面的，我便先把痰盂端到樓下去倒，又見痰盂上有幾處污點，便細細的擦乾淨，纔回到樓上，收拾房間，悟奇聽到這裏，很是注意，忙又問道，你端痰盂下樓時，可曾把房鎖上不曾，張媽道，不會，我以為不多一會，便回上來了，所以祇把門帶上並未落鎖，悟奇向他姑母道，姑母聽見麼，這是箇要點啊，又問婉珠道，張媽開門進房，你可曉得麼，婉珠道，我祇聽見，却未看見，因為我向來有箇惡習慣，喜歡蒙頭而睡，我聽見伊開門進來，接著又聽見銅痰盂的響聲，和伊下樓脚步聲，悟奇道，你未聽見伊鎖門麼，婉珠道，我祇聽見輕

輕的砰的一聲，並未聽見鎖簧的聲響，大概伊是未落鎖，過了不多一會，門又開了，那時我已沈沈睡去，後來便不聽見了，悟奇道，你說過了不多一會，門又開了，大概是過了多少時候呢，婉珠道，這卻難說了，大約不過兩三分鐘，悟奇微笑道，這就奇了銅痰盂上既有好幾處污點，張媽一一擦乾淨，恐怕兩三分鐘來不及罷，我以為這第二次開門進房的人，不是張媽，正是那箇偷別針的賊，伊必是看見張媽端着痰盂下樓去了，房門又未落鎖，便趁這當兒溜進房去，偷那別針，伊必曉得婉珠有蒙頭睡的脾氣，所以不怕被伊瞧見，而且伊本是家裏的用人，婉珠縱肯瞧見，也不會疑心啊，他姑母道，這話雖說得有理，但那箇用人怎會曉得梳粧臺上放著別針，特地溜進去偷呢，悟奇道，對呀，我以為伊必是預先瞧見的，且待我慢慢的查問，自有分曉，婉珠也道，別針倘是別人偷的，怎會藏在張媽的梳頭盒裏，李媽又怎會說看見伊藏起來的呢，悟奇道，李媽的話，決不可信，別針所以到了張媽的梳頭盒裏，必是偷別針的人有意栽贓誣害，又串通了李媽，叫李媽那樣說法，好證實張媽的罪名，又問張媽到昨夜小姐回房後，房中除掉你，再有別的用人麼，張媽道，祇有周媽一人，我把小姐脫下的大服，摺好收到櫥裏，伊便去替小姐盥面水，後來把小姐那侍睡下，纔一同走了出來，悟奇連點頭道，對了，對了，你快去把周媽喊來說太太有話伊，張媽答應著去了，悟奇向他姑母道，如今事已明白了，張媽實在是有冤枉，偷別針的人，却是周媽，那箇李媽也是同謀，他姑母聽了，還不十分明白，正要動問，周媽已慢吞吞的走了進來，悟奇便問道，你和張媽有和仇隙，爲甚麼要這樣陷害伊，周媽道我和伊毫無仇隙，說我陷害伊，更是沒有的事，悟奇冷笑道我已查問明白了，料你抵賴不

過去，你不肯實說，我不妨反來說給你聽，平常你必十分嫉妬張媽，久有害伊之心，祇恨沒有機會，無從下手，湊巧昨夜在小姐房裏，見小姐把根鑲鑽別針忘卻在梳粧臺上，今早又見張媽在樓下擦痰盂，便陡生一計，溜進小姐的房，見別針果然仍在梳粧臺上，當即偷了來，再趁張媽回到樓上，收拾房間時，便把別針藏在張媽的梳頭盒裏，又怕主人索來相信張媽，不信伊會偷東西，便又串通李媽，說是親眼看見張媽藏在盒裏的，又有意不說明，祇說不知是甚麼東西，一壁又慫恿主人又搜查，以爲主人親手從張媽的梳頭盒裏搜出了別針，張媽的罪名便可穩穩的成立，主人自必立刻把伊攆走，以後可讓你們受主人的厚待了，要曉得天無不破之案，慢說這一些小事了，你們不用力做事，卻用這種傾軋排擠的手段，希圖得到主人的厚待，著實可惡得很，不過有許多知書識禮的人，也不免用這種卑鄙手段，忘冀非分，那末又何必厚責你們這無知的鄉婦呢，……這天午後，周媽便捲鋪蓋走了。